

詮敘管子成書卷第十二



唐 齊州房玄齡

註

明 宣城梅士亨 詮敘

內業第五十四 封禪第五十五

小問第五十六 七臣七主第五十七

禁藏第五十八

內業第五十四

區言五

凡物之精。此則為生。精謂神之至靈者也。得此則為生。下生五穀。

土為列星。流於天地之間。謂之鬼神。藏於胸中。謂

之聖人。是故民氣。謂上之精者杲乎如登於天。杲

貌也杳乎如入於淵。女教乎如在於海。渚為卒乎

如在於己。人有氣則存故是故此氣也。不可止以

力。以力止之而可安以德。靜心念德不可呼以聲。

而可迎以音。調其宮商使之敬守勿失。是謂成德。

不夫氣德成而智出。德成智萬物果得。以智安物

凡心之刑。刑法也謂得自充自盈。充盈謂完自

生自成。生成謂每心生必有所成其所以失之。

必以憂樂喜怒欲利。此六者過常以能去憂樂

喜怒欲利。心乃反濟。若能去六者則心反彼心

之情。利安以寧。安寧者心勿煩勿亂。和乃自成。

若無煩亂折折乎如在於側。忽忽乎如將不得。

折折明貌言心明察若在其側渺渺乎如窮無

極。渺渺微遠貌言心之微此稽不遠。日用其德。

常以此考心不遠夫道者。所以充形也。自形內

皆道而人不能固。人不能固守其虛其往不復。其

來不舍。既有利欲之心則道往而謀乎莫聞其

音。今謀欲尋於道則不聞其音卒乎乃在於心冥冥乎不見

其形。尋至於極則近於心心之方寸虛道之君乎淫淫乎與我俱生。

淫淫增進貌有生則有道故曰與我俱生也不見其形不聞其聲而

序其成謂之道。雖無形聲常依序而成故謂之道也凡道無所善。

心安愛。言道無他善唯愛心安也心靜氣理道乃可止。若靜

氣自調理故道來止也彼道不遠民得以產。人得之以生則道在人故

不遠也彼道不離民因以知。人既因道而知則道常在而不離是

故卒乎其如可與索。推尋其終似可與索眇眇乎其如窮

無所。及欲窮之則眇眇然無所彼道之情惡音與聲。音聲者所以亂

道故惡之也修心靜音道乃可得道也者口之所不

能言也目之所不能視也耳之所不能聽也所

以修心而正形也。雖不可以言語視聽用之修心則外形自正也人之

所失以死所得以生也事之所失以敗所得以

成也凡道無根無莖無葉無榮。道非如卉木而有根莖花葉也

萬物以生萬物以成命之曰道。無根莖而能生無花葉而能成

則陰陽不測者也故命之曰道天主正。平分四時地主平。均生萬物人主安靜。無

而無不為人之安靜也。

言餘論二片書不卷十一
春秋冬夏天之時也。山陵川谷地之枝也。為地之枝

也喜怒哀取予人之謀也。四者謀之用也

是故聖人與時變而不化。時自變耳從物而不移。

物遷而從之能正能靜。然後能定。必正靜然後定也定心

在中。耳目聰明。四肢堅固。心苟定於中則耳目自聰明四肢自堅固者也

可以為精舍。心者精之所舍

精也者。氣之精者也。氣之尤精者為之精氣道乃生。氣得道能

有生生乃思。生則有心故思也思乃知。思則知生也知乃止矣。

成智則理足故止也凡心之形。過知失生。安心之法智過其度則失其生

一物能化謂之神。一事能變謂之智。一謂無心於物事而物事自變化以為神智也化不易氣。變不易智。惟執一

之君子能為此乎。苟執一故能不執一不失能易其氣智也執一不失能

君萬物。無心為有心者主也君子使物。不為物使。無心故能使物

而物不能使也得一之理。治心在於中。苟得中則心自治矣治言

出於口。治事加於人。則無狂事然則天下治矣。一言

得而天下服。一言定而天下聽。公之謂也。理心之謂

形不正。德不來。中不靜。心不治。附劉補靜前心術作中不精

正形攝德。天仁地義。則淫然而自至。言欲正形攝德但能

則天之仁法地之義則神明之極照乎知照智

德淫然自至淫進貌也若常守中則無差忒附

明之萬物中義守不忒劉補前心術作昭知天

極理下通於四極不以物亂官貪物則不以官亂心官亂

則神自是謂中得能忘官貨則有神自在身中

則神自一往一來莫之能思神不測者也故失

之必亂得之必治謂神也

敬除其舍精將自來精想思之除謂有則寧念治

之寧靜思念嚴容畏敬精將至定但能嚴敬則

得之而勿捨耳目不淫心無他圖既得精守之

目不淫心正心在中萬物得度心在中而正則

無他慮也無過舉故萬物

得度道滿天下普在民所民不能知也言人皆

不能自一言之解上察於天下極於地蟠滿九

州若能解道之一言則能察天極何謂解之在

於心安解道者在我心治官乃治我心安官乃

安言官之治安治之者心也安之者心也治之

無不心以藏心言心亦藏心之中又有心焉以

藏心故心彼心之心謂心中所音以先言言從

全女管子成書卷十二內業五

形然後言。有形則言。然後使。有言則出命。使然

後治不治必亂。使而違。亂乃死。亂則凶禍。

精存自生。其外安榮。精存於中則自然長生。內藏

以為泉原。內藏於精則無。浩然和平以為氣淵。言精

既浩然和平則能。淵之不涸。四體乃固。生氣之淵。

故四體。泉之不竭。九竅遂通。藏精之泉不竭。乃能

窮天地被四海。體固竅通故能壽。中無惑意外無

邪蓄。邪蓄生於惑意故內無。心全於中。形全於外。

中全則。不逢天蓄。不遇人害。天蓄人害能。謂之聖

人。人能正靜。皮膚裕寬。耳目聰明。筋信而骨彊。能

正靜則皮膚自裕寬。耳目自聰明。筋乃能戴大園。

天而履大方也。鑿於太清。道也。視於大明。日月也。敬慎

無忒。日新其德。徧知天下。窮於四極。敬發其充。充謂

道也。是謂內得。發行於道也。然而不反。此生之忒。忒差也。

不反守於道則。凡道必周必密。周密則。必寬必舒。寬舒則。必堅

必固。堅固則。守善勿舍。勿舍則。逐淫澤薄。逐淫

津澤。既知其極。反於道德。知極反德則。全心在

浮薄。既知其極。反於道德。常道自隆。全心在

中。不可蔽匿。有諸內也必和於形容也。心和者容。附劉補和

乃知字誤也。前心術作外見。於形容可知。知於顏色是也。見於膚色。內暢者體澤。

善氣迎人。親於弟兄。惡氣迎人。害於戎兵。不言

之聲。疾於雷鼓。謂全心以德感物者也。德者不疾而速。不崇朝而遍天下。故疾

於雷也。心氣之形。明於日月。察於父母。發形於外。則無不耀。無不知。若明於日月。察於父母也。

賞不足以勸善。慕賞乃善。非本為善。刑不足以懲過。畏刑懲過。非本

無過。氣意得而天下服。若不慕賞。不畏刑。意氣內心。得此誠善也。故天下服。

意定而天下聽。心意定則理明。故天下聽也。搏氣如神。萬物備

存。搏謂結聚也。結聚純氣則無所不變化。故如神而物備存矣。附劉補前心術作專於意一於心耳。目端知遠之證。下搏亦作專。

能博乎。能一乎。搏結則自一也。能無卜筮而知吉凶乎。

吉凶在於逆順。故不須卜筮而知也。能止乎。能已乎。謂正而求能。諸已也。

勿求諸人而得之已乎。求人者惑。自得者明。思之思之。又

重思之。求己者必須再三思之也。思之而不通。鬼神將通之。

若再三思之而不通。則或致鬼神為通之也。非鬼神之力也。精氣之

極也。言今能致鬼神者。非鬼神自見其力。蓋由思之不已。精氣之極也。

四體既正。血氣既靜。一意搏心。耳目不淫。雖遠若

言餘卷二 內業 七 四七二

近。言既體正氣靜意一心搏耳目之用不

思索生知。近而遇思索慢易生憂。致凶禍故生

憂暴傲生怨。殘暴故虐傷害憂鬱生疾。憂患鬱

困外薄。思欲不捨則五藏困不蚤為圖。生將巽

舍。既已內困外薄尚不圖之如此則食莫若無

飽。飽食者思莫若勿致。致思者節適之齊。彼將

自至。齊中也言能節食適思

凡人之生也。天出其精。言稟精地出其形。地出衣

成其形附劉補形合此以為人。言合天地精和乃

生。二氣和乃不和不生。成其生也

察和之道。其精不見。其微不醜。醜類也言欲察

至於微驗又平正擅匈。論治在心。此以長壽。和

精類雖不可知見。但能平而正。則和氣獨擅於

長壽。忿怒之失度。乃為之圖。若忿怒過度則節其

五欲。去其二凶。喜怒過度皆能不喜不怒。平正

擅匈。不喜不怒可謂和也故能凡人之生也。必

以平正。所以失之。必以喜怒憂患。是故止怒莫

全收管子或書

卷十二內業

若詩。詩有清風之慰故能止怒去憂莫若樂。節樂莫若禮。守

禮莫若敬。守敬莫若靜。內靜外敬。能反其性。性

將大定。凡食之道。大充傷而形不臧。大充謂過於飽大

攝。骨枯而血涸。謂血銷減而疑涸充攝之間。

此謂和成。則和暢而有所成也精之所舍。而知

之所生。言精智生於和成飢飽之失度。乃為之圖。圖之令合

於飽則疾動。飽而疾動則食氣銷飢則廣思。飢而廣思則忘其飢老

則長慮。老而長慮則遺其老飽不疾動。氣不通於四末。四末

支。飢不廣思。飽而不廢。廢止也老不長慮。困乃邀

竭。令老則益困而邀竭

大心而敢。心既浩大又能勇敢寬氣而廣。當寬舒其氣而廣有所容其形

安而不移。形安則志固故不移能守一而棄萬苛。守一則惡煩故能棄

萬苛也見利不誘。見害不懼。寬舒而仁。獨樂其身。是

謂雲氣。意行似天。能調其氣故比於雲意之行氣似天之布雲也

凡人之生也。必以其歡。歡則志氣和故生也憂則失紀。怒

則失端。憂怒過常則失其端紀憂悲喜怒。道乃無處。憂怒則害

道故道無所處。愛慾靜之。遇亂正之。謂若愛慾則當靜之若遇廢亂則當

正之。勿引勿推。福將自歸。去而勿引來而勿推但任平而往福則自歸也

彼道自來。可藉與謀。藉因也。因其自來而與靜

則得之。躁則失之。靈氣在心。一來一逝。靜則來

其細無內。其大無外。所以失之。以躁為害。心能

執靜。道將自定。得道之人。理丞而屯泄。凶中無

敗。謂勝理丞達屯聚節欲之道。萬物不害。能節

物無害也。泄散故凶中無敗

梅生曰。此篇論理。多精妙處。同心術篇者。俱

列下層。內思之思之一段。文勝心術。止怒莫

如詩一句。理致甚長。心術所無。槩列下層者。

彼處錄全文。此處不容重列也。

封禪第五十。元篇亡。今以司馬遷封禪書所載管子言以補之。附趙標禱篇已下。多非

管子書語意甚不類。

桓公既霸。會諸侯於葵丘。而欲封禪。管仲曰。古者

封泰山禪梁父者。七十二家。而夷吾所記者。十有

二焉。昔無懷氏。古之王者封泰山。禪云云。云云山

東。處義封泰山。禪云云。神農封泰山。禪云云。炎帝

封泰山。禪云云。黃帝封泰山。禪亭亭。亭亭山顓頊

全收管子文書。卷十二。封禪。十一。三七一。

封泰山。禪云云。帝嚳封泰山。禪云云。堯封泰山。禪

云云。舜封泰山。禪云云。禹封泰山。禪會稽。湯封泰

山。禪云云。周成王封泰山。禪社首。山名在博縣或云在鉅平南十

里。皆受命。然後得封禪。桓公曰。寡人北伐山戎。過

孤竹。西伐大夏。涉流沙。束馬懸車。上卑耳之山。將

山纏束其馬懸鈞其車也。卑耳即齊語所謂辟耳。南伐至召陵。登熊耳山

以望江漢。兵車之會三。而乘車之會六。享按大匡小匡霸形

俱作兵車之會。六乘車之會三。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諸侯莫違我。

昔三代受命。亦何以異乎。於是管仲睹桓公不可

窮以辭。因設之以事。曰。古之封禪。鄩上之黍。北里

之禾。鄩上山也。鄩音臚。北里皆地名。所以為盛。江淮之間。一茅

三脊。所謂靈茅。所以為藉也。東海致比目之魚。各有一

不行其鱗。名曰鰈。西海致比翼之鳥。各有一翼不比不然後

物有不召而自至者。十有五焉。今鳳凰麒麟不來。

嘉穀不生。而蓬蒿藜莠茂。鳴梟數至。而欲封禪。毋

乃不可乎。於是桓公乃止。

梅生曰。不受命。不得封禪。此管仲匡君之正

也。乃桓公自矜無異三代之受命。則君心侈。

言餘論二成書卷十二
侈則不可復約也。因設為地瑞天祥。可致而不可致之物。彼桓公者。寧不媿於蒿藜之不可為嘉穀。鴟梟之不可為麟鳳。七十二代之事。可效而不可效也。故不爭封禪。而封禪自止。易曰。納約自牖。終无咎。仲之謂也。可為萬世大臣事君師。

小問第五十六

禘篇二

桓公問管子曰。治而不亂。明而不蔽。若何。管子

對曰。明分任職。則治而不亂。明而不蔽矣。公曰。請問富國奈何。管子對曰。力地而動於時。則國

必富矣。

謂勤力於地利其所動作必合於天時

公又問曰。吾欲行

廣仁大義。以利天下。奚為而可。管子對曰。誅暴

禁非。

此大義也

存亡繼絕。而赦無罪。

此廣仁也

則仁廣而

義大矣。公曰。吾聞之也。夫誅暴禁非而赦無罪者。必有戰勝之器。攻取之數。而後能誅暴禁非。而赦無罪。公曰。請問戰勝之器。管子對曰。選天下之豪傑。致天下之精材。來天下之良工。則有

戰勝之器矣。公曰。攻取之數何如。管子對曰。毀其備。散其積。奪之食。則無固城矣。毀備奪食則無以守故其

城不固此公曰。然則取之若何。謂取其土管子對曰。

假而禮之。假謂假借之恩厚而勿欺。厚謂重德則天下之

士至矣。公曰。致天下之精材若何。精材謂美材可為軍之器

也。管子對曰。五而六之。九而十之。不可為數。欲

用也精材者必當貴其價。故他處直五我酬之六。他處直九我酬之十。常令貴其一分。不可為定數。

如此則天下公曰。來工若何。管子對曰。三倍不

遠千里。酬工匠之庸直常三倍他處則工人不以千里為遠皆至矣桓公曰。

吾已知戰勝之器。攻取之數矣。請問行軍襲邑。

舉錯而知先後。不失地利。若何。管子對曰。用貨

察圖。用貨為反間則知其先後公曰。野戰必勝。

若何。管子對曰。以奇。奇謂權譎公曰。吾欲徧知

天下若何。管子對曰。小以吾不識。則天下不足

識也。若能博聞多見齊其所不識則知天下公

曰。守戰遠見有患。為國者必入守出戰今吾夫

民不必死。則不可與出乎守戰之難。守戰之難必致死然

後可出也不必信。則不可恃而外知。人必誠信然後為君視聽故知

也外事夫恃不死之民而求以守戰。恃不信之人

而求以外知。此兵之三闇也。苟不死不信則守闇戰闇外闇故曰

三闇使民必死必信。若何。管子對曰。明三本。公曰。

何謂三本。管子對曰。三本者。一曰固。二曰尊。三

曰質。公曰。何謂也。管子對曰。故國父母墳墓之

所在。固也。人既戀本而哀墳墓則其心固田宅爵祿尊也。妻子

質也。三者備。然後大其威。厲其意。則民必死而

不我欺也。不我欺則信也

桓公問治民於管子。管子對曰。凡牧民者。必知其

疾。疾謂患苦也而憂之以德。勿懼以罪。勿止以力。煩力

止而不來慎此四者。足以治民也。桓公曰。寡人睹其善也。

何為其寡也。謂四言雖善然以之理國恐其太少管仲對曰。夫寡

非有國者之患也。患在不能行不在寡少也昔者天子中立。

地方千里。四言者該焉。何為其寡也。該備也謂四言足以

備千里之化不為少夫牧民不知其疾。則民疾。疾謂憎嫌之也不憂以德。則民

多怨。懼之以罪。則民多詐。設詐以避罪也止之以力。則往

者不反。創其力來者驚距。驚疑也。距止也。聞其

故聖王之牧民也。不在其多也。不在其多也。不在其少也。

桓公曰善。勿已。如是。又何以行之。其事既善。雖然

更有何事以管仲對曰。質信極忠。質主也。謂主能

嚴以有禮。慎此四者。所以行之也。桓公曰。請聞其

說。管仲對曰。信也者。民信之。忠也者。民懷之。嚴也

者。民畏之。禮也者。民美之。語曰。澤命不渝。信也。謂

澤之命。不有渝。變如此者。非其所欲。勿施於人。仁

也。仁者忠於人也。堅中外正。嚴也。質信以讓。禮也。主行於

遜讓如此者。禮也。桓公曰。善哉。牧民何先。管子對曰。有時

先事。有時先政。有時先德。有時先恕。飄風暴雨。不

為人害。涸旱。不為民患。百川道。百川之流。皆從故道。年穀熟。

糴貸賤。禽獸與人聚食。民食。年穀熟。則禽獸食人之食。民不疾

疫。當此時也。民富且驕。牧民者。厚收善歲。以充倉

廩。善歲。謂有年。禁藪澤。此謂先之以事。隨之以刑。敬之

以禮樂。以振其淫。振正也。禮樂者。所以止人淫放。此謂先之以政。

飄風暴雨。為民害。涸旱。為民患。年穀不熟。歲饑。糴

貸賤。民疾疫。當此時也。民貧且罷。牧民者。發倉廩

山林藪澤以共其財。後之以事。先之以恕。以振其
罷。此謂先之以德。其收之也。不奪民財。謂善歲也其施

之也。不失有德。謂凶年也富上而足下。此聖王之至事

也。桓公曰善。

桓公問管仲曰。寡人欲霸。以二三子之功。既得霸

矣。今吾有欲王。其可乎。管仲對曰。公當召叔牙而

問焉。管仲知桓公不可王難鮑叔至。公又問焉。鮑

叔對曰。公當召賓胥無而問焉。賓胥無趨而進。公

又問焉。賓胥無對曰。古之王者。其君豐。其臣教。君豐

臣教則君能制今君之臣豐。言德豐於君也公遵遁繆。然

遠二三子。遂徐行而進。言公之所遵行者皆流遁

於二三子但當塗而漸以取進耳欲王天下恐未可公曰。昔者大玉賢。王季

賢。文王賢。武王賢。武王伐殷克之。七年而崩。周公

旦輔成王而治天下。僅能制於四海之內矣。今寡

人之子。不若寡人。寡人不若二三子。以此觀之。則

吾不王必矣。

梅生曰。桓公不能王。管子豈不知。而待鮑叔

牙。鮑叔牙又豈不知。而待賓胥無。特以桓公

九合諸侯之後。念頗自矜。而羣下進諛。猶恐

意溺。故管子不自言。而啓召鮑叔牙。鮑叔牙

又不自言。而啓召賓胥無。待羣賢至。而援古

人之證。今公始不能不報於世澤之薄。而王之難

且辨也。此善引君於道也。管子曰。四載之內矣。今

桓公曰。吾欲勝民。言欲勝為之柰何。管仲對曰。此

非人君之言也。人君之言當仁以化勝民為易。夫

勝民之為道。非天下之大道也。君欲勝民。則使有

司疏獄而謁有罪者償。謂疏錄獄囚謁告數省而

嚴誅。數省有過若此。則民勝矣。雖然。勝民之為道。

非天下之大道也。使民畏公而不見親。嚴刑禍亟

及於身。二世嚴刑雖能不久。雖能勝人則人持莫

之弑也。危哉。持謂見劫執也君之國岷乎。

桓公觀於廐。問廐吏曰。廐何事最難。廐吏未對。管

仲對曰。夷吾嘗為圉人矣。圉養傳馬棧最難。謂編

棧馬所先傳曲木。曲木又求曲木。編棧者先附曲

立木也曲木已傳。直木無所施矣。既用曲木又施直

其類敗矣。喻小人用先傳直木。直木又求直木。直木已

傳。曲木亦無所施矣。喻君子用則小人退

桓公謂管仲曰。吾欲伐大國之不服者奈何。管仲

對曰。先愛四封之內。然後可以惡竟外之不善者。

四封之內見愛則人致死先定卿大夫之家。然後

可以危鄰之敵國。卿大夫之家既定則是故先王

必有置也。然後有廢也。已國有置然後廢他國也

後有害也。能利己國然後可以害他國也

桓公踐位。令釁社塞禱。殺生以血澆落祝鳧已疵

獻胙。祝史鳧已疵祝曰。除君苛疾。祝令除君與

若之多虛而少實。若似也謂君之材能多似有桓

公不說。瞑目而視。祝鳧已疵。授酒而祭

之曰。又與君之若賢。謂君似賢亦當去之桓公怒。將誅之而

未也。以復管仲。復猶告也管仲於是知桓公之可以霸

也。祝史誣君之惡君怒而將誅之是心務善也故知可與霸也

桓公乘馬。虎望見之而伏。桓公問管仲曰。今者寡

人乘馬。虎望見寡人而不敢行。其故何也。管仲對

曰。意者君乘駮馬而泝桓。迎日而馳乎。泝古公曰

然。管仲對曰。此駮象也。駮食虎豹。故虎疑焉。

楚伐莒。莒君使人求救於齊。桓公將救之。管仲曰。

君勿救也。公曰。其故何也。管仲對曰。臣與其使者

言。三辱其君。顏色不變。辱其君而色不變則無羞恥也。臣使官無

滿其禮。三加其禮皆不滿足。彊其使者。爭之以死。不識不

纔激彊之則爭之。以死是不智。莒君。小人也。君勿救。其使不賢故知其君小人

也。桓公果不救而莒亡。

之曰。梅生曰。昔衛懿公為狄人所殺。食其肉而舍

公不其肝。其臣弘演出使還。報命於肝。自刳腹實。

而納懿公之肝。於是桓公聞而存衛。使莒有

其人。若臣。管仲得不救乎。

桓公放春。三月觀於野。春物放發故曰放春。桓公曰。何物可

比於君子之德乎。隰朋對曰。夫粟。內甲以處。中有

卷城外有兵刃。種粟者甲在內而處葉居外而未

敢自恃。自命曰粟。粟之物用雖如此然不敢自恃故自名曰粟粟則謹促之名也

此其可比於君子之德乎。管仲曰。苗始其少也。眴

眴。胡絹切目搖也。乎何其孺子也。眴眴柔順故似孺子也。至

其壯也。莊莊乎何其士也。莊謂苗轉長大至其成

也。由由乎茲免。何其君子也。由由悅也實貌。茲勉謂益有謹勵。天

下得之則安。人以穀不得則危。故命之曰禾。以其和調

人之性命此其可比於君子之德矣。桓公曰善。

梅生曰。內充實而外飭廉隅。隰朋之比德。儘

有條理。但管子以天下安危立論。所見更為

遠大。命曰東。自曰西。命曰南。自曰北。命曰

桓公北伐孤竹。未至卑耳之谿十里。闕然止。矐然

視。闕住立貌。矐驚視貌。援弓將射。引而未敢發也。謂左右曰。

見是前人乎。左右對曰。不見也。公曰。事其不濟乎。

寡人大惑。今者寡人見人長尺而人物具焉。冠。右

祛衣。走馬前疾。事其不濟乎。寡人大惑。豈有人若

此者乎。管仲對曰。臣聞登山之神有俞兒者。長尺

而人物具焉。霸王之君興而登山神見。且走馬前

疾。道也。祛衣。示前有水也。右祛衣。示從右方涉也。

至卑耳之谿。有贊水者。謂贊引渡水者。曰。從左方涉。其深

及冠。從右方涉。其深至膝。若右涉。其大濟。桓公立

拜。管仲於馬前曰。仲父之聖至若此。寡人之抵罪

也久矣。抵當也。不知仲父之聖。是寡人當有罪久矣。管仲對曰。夷吾聞

之。聖人先知無形。今已有形而後知之。臣非聖也。

全文管子成書 卷十二 小問 二十七

善承教也。善承古人之法

桓公使管仲求甯戚。甯戚應之曰。浩浩乎。管仲不

知。至中食而慮之。婢子曰。公何慮。管仲曰。非婢子

之所知也。婢子曰。公其毋少少。毋賤賤。昔者吳干

戰。于江邊地也。未齒不得入軍門。齒毀也。國子擿其齒。遂

入為干。國多。戰功曰多。言於干戰國子功多也。百里後。齊國之飯

牛者也。穆公舉而相之。遂霸諸侯。由是觀之。賤豈

可賤。少豈可少哉。管仲曰。然。公使我求甯戚。甯戚

應我曰。浩浩乎。吾不識。婢子曰。詩有之。浩浩者水。

育育者魚。水浩浩然盛大。魚育育然相與而遊。其中喻時人皆得配偶以居其室。家甯戚

有伉儷之思。故陳此詩以見意。未有室家。而安召我居。言誰當召我授之配

匹與之為居也。甯子其欲室乎。

梅生曰。以管仲之才。而不難師智於婢。詩曰。

采葑采菲。無以下體。仲之謂乎。

桓公與管仲闔門而謀伐莒。未發也。而已聞於國

矣。桓公怒。謂管仲曰。寡人與仲父闔門而謀伐莒。

未發也。而已聞於國。其故何也。管仲曰。國必有聖

人。桓公曰。然。夫日之役者。有執席食以視上者。必

彼是耶。桓公與管仲謀時役人於前乃有執席而食私日上視所以察君也必是人者知吾

謀於是乃令之復役。毋復相代。時執席而食者代也

今不令相代彼亦知少焉東郭郵至。桓公令僨者

延而上。僨謂贊引賓客者也與之分級而上。公以客禮待之故與之分級而

上謂使之賓階也問焉。曰：子言伐莒者乎？東郭郵曰：然。臣

也。桓公曰：寡人不言伐莒，而子言伐莒，其故何也？

東郭郵對曰：臣聞之。君子善謀，而小人善意。善以意度

也臣意之也。桓公曰：子奚以意之？東郭郵曰：夫欣

然喜樂者，鐘鼓之色也。夫淵然清靜者，練經之色

也。溲然豐滿。心在兵武形氣盛故其貌豐滿而手足拇動者。中勇外形

必應故手足拇動也兵甲之色也。日者，臣視二君之在臺上

也。口開而不闔，是言莒也。莒字兩口故二君開口相對即知其言莒字按

口開而不闔謂兩人諮詢不倦必伐國大事是言莒也猶云是言伐國云耳必待下文觀其所指又

徵於莒獨不服方知所伐是莒舉手而指，勢當莒

也。且臣觀小國諸侯之不服者，唯莒於是。唯莒不服於是

之知臣故曰伐莒。桓公曰：善哉！以微射明，此之謂乎？

言以形色之微子其坐。寡人與子同之。同伐莒之謀也

客或欲見於齊，桓公請仕上官，授祿千鍾。公以告

管仲曰。君子之。客聞之。曰。臣不仕矣。公曰。何故。對曰。臣聞取人以人者。以人之言然後取人其去人也亦用人。吾不仕矣。

七臣七主第五十七

襍篇三

或以平虛請論七主之過。

謂平意虛心也。七主據下。唯有六者皆過。

主能無此六者過則為一。是主也。過主六是主一。故曰七主也。

得六過一。是以

還自鏡以知得失。

得六過則為一。是以自鑒得失可知也。

以繩七

臣得六過一。是嗚呼美哉。成事疾。

疾美也。繩謂彈正也。言以

六過繩六臣。令臣無六過。是故為一。君臣咸有一德。故能成美也。享按疾訓作速。謂成事速也。

註釋申主任勢守數以為常。

申謂陳用法令。附趙標申當作中。享

按從申是作中非

周聽近遠以續明。

遠近之事。周而聽之。則其明不絕。

皆要審。則法令固。賞罰必。則下服度。

事皆得要而詳審。則

法令固。賞罰必。而下皆服其法度也。

不備待而得和。則民反素也。

謂以道德理世之君。至仁感物。德和自此而至。故人皆反於朴素。今申主不能然。故以為過也。

惠主豐賞厚賜。以竭藏。赦姦縱過。以傷法。藏竭。

則主權衰。法傷。則姦門闔。故曰。泰則反敗矣。

謂為

惠太過。故反成敗也。

侵主好惡。反法以自傷。

越法行事。謂之侵所好所

惡皆反於法故自傷 **喜決難知以塞明。**決難知則理不從

狙而好小察。狙伺也謂既任臣有 **事無常而法**

令申不許則國失勢。許古伍字謂偶合也言雖

不行所以失勢也附劉補許从午吾 **芒主目伸**

五色耳常五聲。芒謂芒然不曉識 **四鄰不計。**四

與己為隙不計 **司聲不聽。**司聲之官隨君所好

度而知之也 **則臣下恣行而國權大傾不許則所惡及身。**

所為既不合理 **勞主不明分職上下相干。**言失

故惡還及身 **臣主同則刑振以豐豐振以刻。**臣

之理勞而無 **功故曰勞主**

同勢則俱奮威權故刑罰大振而且豐多刑豐

而又妄振非刻而何也厚按臣主同役則嫌委

相尋頓置必多 **去之而亂臨之而殆則後世何**

故刑罰繁興 **主得。**權臣振主君欲去之必為亂任而臨之必

危殆既亂且危敗亡必及故後代無得也 **振**

主喜怒無度嚴誅無赦。動發威嚴 **臣下振怒不**

知所錯則人反其故。故為先 **不許則法數日衰**

君之理 **而國失固。**舉錯既不合理故 **芒主通人情以質**

疑故臣下無信盡自治其事則事多。既不自曉

所不善

所為既不合理故其餘力自失而罰

尚

執權餘力已不自責乃遷怒而罰之

故主虞而安

虞度也主能度宜而行故安但

主能度而安則致下數事

吏肅而嚴民樸而親官無邪吏朝

無姦臣下無侵爭世無刑民

凡此皆主虞而安故也

故一人之治亂在其心

在其心之邪正

一國之存亡在其

主

在其主之智慧愚

天下得失道一人出

道從也一人為主也明主得闇主失

主好本則民好墾草萊

本謂農桑也

主好貨則人賈市

主好宮室則工匠巧主好文采則女工靡

夫楚王好小費而美人省食吳王好劍而國士

輕死

管子時吳未稱王即楚自僭號耳管子亦未肯稱楚為王攬偽者不覺自露本

色死與不食者天下之所共惡也然而為之者

何也從主之所欲也而况愉樂音聲之化乎夫

男不田女不緇

緇謂黑緇

工技力於無用

謂勤力於無用之器

而欲土地之毛

毛謂嘉苗

倉庫滿實不可得也土

地不毛則人不足人不足則逆氣生

不足則怨怒故逆上

逆氣生則令不行然疆敵發而起雖善者

不能存

謂善為計謀

何以効其然也曰昔者桀紂是

也誅賢忠近讒賊之士而貴婦人好殺而不勇

好富而忘貧。馳獵無窮。鼓樂無厭。瑤臺玉舖不

足處。玉舖謂玉食。馳車千駟不足乘。材女樂三千人。

謂有材能。鍾石絲竹之音不絕。百姓罷乏。君子

無死。言不為君致死。卒莫有人。人有反心。遇周武王。遂

為周氏之禽。為周所禽獲也。此營於物而失其情者也。

物謂臺榭車馬所為侈靡者。愉於淫樂而忘後患者也。故設

用無度。國家踣。踣謂散亡。舉事不時。必受其菑。夫倉

庫非虛空也。必多費無度故空。商宦非虛壞也。必棄本逐末故

壞。法令非虛亂也。必上替下陵故亂。國家非虛亡也。必倒

道背理故亡也。彼時有春秋。歲有敗凶。政有急緩。政有

急緩。故物有輕重。政急物輕政緩物重。歲有敗凶。故民有

義不足。歲既敗凶雖有義事不足以行其禮。時有春秋。故穀有賈

賤。春穀賈秋穀賤。而上不調淫。故游商得以什伯其本

也。淫過也謂穀物過於賈賤則上當收散以調之此之不為故游商得什伯之贏以棄其本

也。百姓之不田。貧富之不訾。皆用此作。訾限也皆從不

調淫而作也。城郭不守。兵士不用。皆道此始。道從

夫亡國踣家者。非無壤土也。其所事者非其功也。

夫凶歲雷旱。非無雨露也。其燥濕非其時也。亂世

夫政非無法令也。其所誅賞者非其人也。暴主迷若非無心腹也。其所取舍非其術也。

故明主有六務四禁。六務者何也。一曰節用。二曰賢佐。三曰法度。四曰必誅。五曰天時。六曰地

宜。四禁者何也。春無殺伐。無割大陵。割謂掘徙之也。保

大行。保謂焚燒令蕩然俱盡。伐大木。斬大山。行大火。誅大

臣。收穀賦。凡此春之禁也。夏無遏水。達名川。謂偃塞小水合大水。

塞大谷。動土功。射鳥獸。凡此夏之禁。秋毋赦過。釋罪

緩刑。冬無賦爵賞祿。傷伐五藏。五穀之藏。故春政不

禁。則百長不生。夏政不禁。則五穀不成。秋政不

禁。則姦邪不勝。冬政不禁。則地氣不藏。四者俱

犯。則陰陽不和。風雨不時。大水漂州流邑。漂流謂滿

溢於隄防故大風漂屋折樹。火暴焚地。焦草。旱甚

則草天冬雷。地冬霆。霆震草木夏落而秋榮。蟄蟲

不藏。宜死者生。宜蟄者鳴。苴多。螿墓。苴謂草之翳薈山

多蟲。蠹。蠹即六畜不蕃。民多夭死。國貧法亂。逆

氣下生。

故曰。臺榭相望者。亡國之廡也。馳車充國者。追寇

之馬也。追猶召也言馳羽劔珠飾者。斬生之斧也。

文采纂組者。燔功之窰也。明王知其然。故遠而不

近也。能去此取彼。則人主道備矣。此謂珠飾等物

夫法者。所以興功懼暴也。律者。所以定分止爭也。

令者。所以令人知事也。法律政令者。使民規矩繩

墨也。夫矩不正。不可以求方。繩不信。申音不可以求

直。法令者。君臣之所共立也。權勢者。人主之所獨

守也。故人主失守則危。臣吏失守則亂。罪決於吏

則治。有罪者吏必能權斷於主則威。民信其法則

親。是故明王審法慎權。下上有分。下慎罰上執權

夫凡私之所起。必生於主。主不好本夫上好本。

則端正之士在前。本謂道上好利。則毀譽之士

在側。好利則傾巧故上多喜善賞。不隨其功。則

士不為用。雖曰好善及其有功則數出重法。而

不克其罪。則姦不為止。克謂明王知其然。故見

必然之政。立必勝之罰。故民知所必就。而知所

必去。推則往。召則來。如墜重於高。如瀆水於地。

以譬招來故法不煩而吏不勞。民無犯禁。故有

附趙標有字疑衍百姓無怨於上。上亦法臣法。言亦為臣立法

斷名決。無誹譽。依名而斷決則理當。而事愜故無誹譽。

故君法。則主位安。臣法。則貨賂止。而民無姦。嗚呼

美哉。名斷言澤。依名而斷則其言順而澤。

飾臣克親賢以為名。虛名求實之飾克勝也。謂不求親賢以自克勝。特此。

為名附劉補自此以下舉六臣此其一也。恬爵祿以為高。伴棄爵祿以自安恬。

以此為高。好名則無實。美名外揚。內實必喪。為高則不御。恬爵祿者。

君不能御也。故記曰。無實則無勢。勢必以實生。失轡則馬

焉制。制馬必以轡。制臣必以祿。侵臣事小察。以折法令。枉法行事。

謂之侵好佞。反而行私請。佞謂假詐也。背理為反。附劉補佞反疑作交友。

故私道行。則法度侵。不侵法度則無以成其私。刑法繁。則姦

不禁。主嚴誅。則失民心。亂臣多造鐘鼓。眾飾婦

女以僭上。故上僭。則隙不計。而司聲直祿。上既昏暗。

雖有危亡之隙不能計度而知之。其司聲之官直得祿而已。不憂其職務也。是以諂

臣賢而法臣賤。此之謂微孤。諂賢法賤則危亡。日至故其君衰微。

而孤獨。愚臣深罪。厚罰以為行。深文入罪厚致其罰。此愚臣之行。

重賦斂。多兌道以為上。兌悅也。謂多賦以悅道於君。使身見

憎而主受其誨。厚罰多斂。人必憎之。故記稱之曰。愚忠讒

賊此之謂也。愚臣雖有忠於主乃比之讒賊姦臣痛言人情以

驚主。痛甚極之辭開罪黨以為讎。開引罪黨上聞於君與之為讎除

讎則罪不辜。彼但讎耳未必皆有罪今而除之則罪不辜之人也罪不辜

則與讎居。既殺不辜則人皆讎已故善言可惡故所與居者莫非讎也故善言可惡

以自信而主失親。好言可惡之事以告於君此求君之信已也君果信之則

失其所親也亂臣自為辭功祿明為下請厚賞。己有功當

得祿則佯辭之以為名其下未必當賞則明然為之請以求眾心也居為非母動

為善棟。其居也與眾非者為母其動也與佯為善者為棟梁也以非買名

以是傷上。其所以買名者用非道雖曰為之必傷於上而眾人不知

之謂微攻。言為偽善漸攻於君

梅生曰此篇以七主繩七臣君臣各六過一

是主一是申主也申用法度者也惠主過於

恩縱侵主過於亂常芒主過於淫僻勞主過

於干冒振主過於決躁更有一等芒主過在

托之乎聰明才智以自雄臣一是法臣也為

主執法者也飾臣過於矯偽侵臣過於行私

亂臣過於媚悅所為諂臣也愚臣過於聚斂

姦臣過於驚張又有一等亂臣過在托之乎

廉潔忠信以罔上。既曰六過一是。而曰或以平虛請論七主之過云者。蓋君即申法。臣即守法。尚不能立於無過之地。况玩愒視之者哉。然意旨甚平。必非管子之言。今姑取切於君道者。列於上層。其實與七主七臣無與也。

禁藏第五十八

襍篇四

禁藏於胷脅之內。而禍避於萬里之外。能以此制彼者。唯能以己知人者也。言度己以察彼則無隱情故姦謀藏於胷脅姦

藏禍息故遠避於萬里之外彼不能興姦生禍則我能制之凡此皆以己知人故也夫冬日

之不濫。非愛冰也。濫謂泛冰於水以求寒所謂濫漿夏日之不煬。

非愛火也。為不適於身。便於體也。冬之水夏之火皆於身體不適

便夫明王不美宮室。非喜小也。不聽鐘鼓。非惡樂

也。為其傷於本事而妨於教也。美宮室聽鐘鼓則傷事而妨教故

先慎於己。而後彼官亦慎內而後外。內則本務外則末業君慎

之則民亦務本而去末。官慎之則民効也居民於其所樂。

居其所樂則事之於其所利。事其所利則不勸而自勵賞之於

其所善。賞其所善則皆悅而立功罰之於其所惡。罰其所惡則忌慎而無犯

信之於其所餘財。君人者莫不有餘財。期賞而必故曰信。功之於其

所無誅。必勝殘息誅。然於下無誅者必誅者也。有罪不

必誅故能息所謂以有誅者不必誅者也。有罪不

誅也。以有刑至無刑者其法易而民全。刑茲無赦

故曰以有刑至無刑若此以無刑至有刑者其刑

繁而姦多。緩誅宥死人則輕而犯之故曰無刑。夫

先易者後難。無刑至有刑故先難而後易。有刑至

不赦必賞而不遷者非喜予而樂其殺也。所以為

人致利除害也。賞不遷非喜與誅不赦非樂殺然

於以養老長弱完活萬民莫明焉。言養老活人無

夫不法法則治。言不法者必以法者天下之儀

也。儀謂表也。所以決疑而明是非也。百姓所縣命也。

刑罰一差人無所措手足故曰縣命。故明王慎之不為親戚故賢

易其法。故謂恩舊。吏不敢以長官威嚴危其命。危謂

民不以珠玉重寶犯其禁。所謂君無欲焉。故主

上視法嚴於親戚。不為親戚易法故法嚴。吏之舉令敬於

師長。不為師長危令故令敬也。民之承教重於神寶。不為重

寶犯禁

言余命... 故教重夫寶有靈故曰神寶無犯之人則無所用其刑法

夫施功而不鈞。位雖高。為用者少。施功謂施恩於有功者施恩不

均則有功者怨故雖有高位人不為用赦罪而不一。德雖厚。不譽者

多。赦罪不一則毒流不辜雖有厚德人誰譽之舉事而不時。力雖盡。其

功不成。方冬植禾雖勤似后稷不能成其嘉苗刑賞不當。斷斬雖多。

其暴不禁。

夫公之所加。罪雖重。下無怨氣。私之所加。賞雖

多。士不為歡。行法不道。眾民不能順。有道之人必順於道

舉錯不當。眾民不能成。眾尚不成况無眾乎不攻不備。夫

備者必防攻也當今為愚人。

故聖人之制事也。能節宮室。適車輿。以實藏。不費於宮

室車輿則庫藏自實也則國必富。位必尊。能適衣服。去玩好

以奉本。本謂農桑而用必贍。身必安矣。能移無益之事。

無補之費。通幣行禮。而黨必多。交必親矣。移無益無補之

費而行禮故黨多交親也

夫眾人者。多營於物。而苦其力。勞其心。故困而

不贍。營物過多故勞而不贍大者以失其國。小者以危其

身。凡入之情。得所欲則樂。逢所惡則憂。此賢賤

之所同有也。近之不能勿欲。謂所好之物遠之不能

勿忘。人情皆然。而好惡不同。各行所欲。各以所欲行之

而安危異焉。適理而欲則安。背理而欲則危。然後賢不肖之形

見也。

夫物有多寡。而情不能等。賢者欲少。不肖者欲多也。事有成敗。

而意不能同。賢者意多。成不肖者意多。敗也。行有進退。而力不能

兩也。賢者能進。不肖者唯退也。故立身於中。謂多寡成敗進退之中也。養有

節。宮室足以避燥濕。食飲足以和血氣。衣服足以

適寒溫。禮儀足以別賢賤。游虞足以發歡欣。棺槨

足以朽骨。衣衾足以朽肉。墳墓足以道記。道識其處各有

記也。不作無補之功。雖曰有功於身無補也。不為無益之事。故意

定而不營氣情。氣情不營。附趙標營。惑亂也。則耳目穀。穀善

也。謂聰明不虧。衣食足。耳目穀。衣食足。則侵爭不生。怨怒

無有。上下相親。兵刃不用矣。故適身行義。儉約恭

敬。其唯無福。禍亦不來矣。禍福兩來。乃善之至。驕傲侈泰。離

度絕理。其唯無禍。福亦不至矣。禍福兩有。乃禍之至。是故君

子上觀絕理者以自恐也。觀絕理者致禍故恐。下觀不及者

以自隱也。隱度也。度已有不故曰。譽不虛出。必出於行

善而患不獨生。必生於為惡福不擇家。雖賤家行善禍亦來矣

不索人。雖賢人行惡禍亦至矣此之謂也。凡此欲令修己以招致福無恃賢以招

禍能以所聞瞻察。則事必明矣。謂耳所聞目所瞻皆能審察其是非

如此則無事不明矣故凡治亂之情。皆道上始。道從也。事明則理反是則

也。故善者圍之以害。牽之以利。有害則圍有利則牽能利害

者。財多而過寡矣。利害由己則避害而取利取夫利則財多避害故過寡矣

凡入之情。見利莫能勿就。見害莫能勿避。其商人

通賈。倍道兼行。夜以續日。千里而不遠者。利在前

也。疾至則得利故速行而不倦也漁人之入海。海深萬仞。就彼逆

流。謂海潮起則水逆流乘危百里。宿夜不出者。利在水也。故

利之所在。雖千仞之山。無所不上。深源之下。無所

不入焉。故善者勢利之在。而民自美安。勢利在身則人美而

安。不推而往。不引而來。不煩不擾。而民自富。凡此皆勢

利之所致。如鳥之覆卵。無形無聲。而唯見其成。夫勢利致人若

鳥之覆卵。雖無形聲。俄見其成也。夫為國之本。得天之時。而為經。

經。所以得人心。而為紀。紀所以總之也法令為維綱。維

綱。所以得人心。而為紀。網罟所張也。吏為網罟。什伍以為行列。行列所以開具之也

賞誅為文武

賞則文武誅則文武

繕農具當器械

農具既繕則器械可修也

耕農當攻戰

耕農之不忘若攻戰之不退也

推引鈹耨以當劔戟

用鈹耨者必推引之若劔戟擊刺

被蓑以當鎧鎬

蓑雨衣被著之所以禦雨露若

武備之有鎧鎬者甲周身若褐炙故曰鎬

菹笠以當盾櫓

取菹澤草以為笠若武備

之有盾櫓也

故耕器具則戰器備

具耕器則備戰用也

農事習則

功戰巧矣

習農則當功戰

當春三月菽室煖造

煖謂以火乾也三月

之時陽氣盛發易生溫疫菽木鬱臭以辟毒氣故燒之於新造之室以禳祓也

鑽燧易火

抒井易水所以去茲毒也

四時易火至春則取榆柳之火春時之井又當復抒之以易其水凡此皆去時滋長之物

舉春祭塞久禱以魚為牲以

彙為酒相召

久禱而未報者當享塞之相召謂因此時召親賓

所以屬親

戚也毋殺畜生毋拊卵

拊謂擊剝之也

毋伐木毋天英

謂英

草木之初生也

毋拊竿

竿筍之初生也

所以息百長也

所以生息百物之長

賜鰥寡振孤獨貸無種與無賦所以勸弱民

謂勸勉貧弱之

人也發五正

正謂五官正也

赦薄罪出拘民解仇讎

仇讎者和

讎令反去

所以建時功施生穀也

謂及時立農功施力為生穀凡此皆春令

夏賞五德

五德謂五常之德

滿爵祿遷官位禮孝弟復賢

力所以勸功也

賢而有功賞復除之此皆夏令

秋行五刑誅大罪

所以禁淫邪止盜賊

凡此皆秋令

冬收五藏

五穀之藏最萬

物。最聚所以內作民也。凡此皆四時事備而民功百

倍矣。於四時事皆備故故春仁夏忠秋急冬閑。生

仁也長者忠也收順天之時約地之宜忠人之和。當急也藏當閑也

忠猶稱也事故風雨時五穀實草木美多六蓄蕃

息國富兵彊民材而令行。人多材藝而順內無煩

擾之政外無疆敵之患也夫動靜順然後和也

不失其時然後富不失其法然後治故國不虛富。必

失時然民不虛治。必不失法不治而昌不亂而亡

者自古至今未嘗有也。昌必國理亡必國亂故國

多私勇者其兵弱。私勇則怯於吏多私智者其法

亂。私智則營己而民多私利者其國貧。私則利積

貧故德莫若博厚使民死之。博厚則感人賞罰莫

若必成使民信之夫善牧民者非以城郭也輔之

以什司之以伍。謂什長伍無非其人。雖伍長亦選

人無非其里。謂無里無非其家。言不離居故奔亡

者無所匿遷徙者無所容。有什伍司之不求而約

不召而來。亡徙無所容匿故故民無流亡之意吏

無備追之憂。人說不亡何故主政可往於民民心

全文卷之三 禁藏 三十七 四三二

可繫於主。謂繫屬於主夫法之制民也。猶陶之於埴。冶

之於金也。人之從法若埴金之從陶冶也故審利害之所在。民之

去就。如火之於燥濕。水之於高下。火水之就燥下猶人之就利

夫民之所生。衣與食也。食之所生。水與土也。所以

富民有要。食民有率。率三十畝而足於卒歲。歲兼

美惡。畝取一石。則人有三十石。果蔬素食當十石。

果蔬不以火化而食故曰素食糠粃六畜當十石。則人有五十石。

布帛麻絲芴入奇利。未在其中也。奇餘言不在五十石之中也

故國有餘藏。民有餘食。每年人有五十石故藏皆餘也夫敘鈞者。

所以多寡也。敘鈞謂敘比其均平權衡者。所以視重輕也。戶

籍田結者。所以知貧富之不訾也。謂每戶置籍每田結其多少則

貧富不依訾限者可知也故善者必先知其田。乃知其人。田多則人

多田少田備然後民可足也。凡有天下者。以情伐

者帝。謂深知敵之內情而伐者帝也以事伐者王。見其於事有失而伐者王

政伐者霸。見其政有失而伐者霸而謀有功者五。謂計謀可

一曰。視其所愛。以分其威。今敵國之所愛者各權則其威分也一人

兩心。其內必衰也。威分則每人各懷二心臣不

用。其國可危。臣既不為君用力故其國可危二曰。視其陰所憎。厚

其貨賂得情可深。視敵所憎者多與賂令以身內

情外。其國可知。謂所憎者身在國內情 三曰聽其

淫樂以廣其心。使之聽淫樂 遺以竽瑟美人以塞

其內。耽於竽瑟美女則心 遺以諂臣文馬以蔽其

外。耳惑於諂臣目惑於文馬 外內蔽塞可以成敗

而見惑故莫不敗。四曰必深親之。如典之同生。典

也若常與。陰內辯士使圖其計。私俠辯士令 內勇

士使高其氣。彼得勇士則 內人他國使倍其約絕

其使拂其意。更納人於他國令背絕 是必士鬪兩

國相敵必承其弊。亦既相疑其士必鬪兩國敵則

兩獲之。五曰深察其謀。欲知其謀 謹其忠臣。欲知

之用。揆其所使。欲知其所 令內不信使有離意。內

不信相疑則使離氣不能令必內自賊。君臣意離

其君臣之意絕。忠臣已死故政可奪。人之云亡邦國

自相殘殺。此五者謀功之道也。

其在... 道也

忠臣... 筆

其... 命必內自... 意

不... 命內不... 意

內... 命內不... 意

國... 必承其... 舉

詮敘管子成書卷第十三

唐 齊州房玄齡 註

明 宣城梅士享 詮敘

入國第五十九 九守第六十

桓公問第六十一 度地第六十二

地員第六十三 弟子職第六十四

言昭第六十五 修身第六十六

問霸第六十七 臣乘馬第六十八

乘馬數第六十九 問乘馬第七十

事語第七十一

海王第七十二

國蓄第七十三

五乘馬第六十八

入國第五十九

謂始有國入而化

六十六

六十三

禘篇五十四

入國四旬五行九惠之教

旬即巡也謂四面五一方行而施九惠之教

曰老老二曰慈幼三曰恤孤四曰養疾五曰合獨

六曰問疾七曰通窮八曰振困九曰接絕所謂老

老者凡國都皆有掌老

謂置掌老之官

年七十已上一子

無征

不預國之征役

三月有饋肉

謂官饋之肉

八十已上一子

無征月有饋肉九十已上盡家無征日有酒肉死

上共棺槨勸子弟精膳食問所欲求所嗜

問老者何所欲

求訪其所以嗜欲而供也

此之謂老老所謂慈幼者凡國都皆

有掌幼士民有子子有幼弱不勝養為累者

勝堪也謂

不堪自養故為累

有三幼者無婦征四幼者盡家無征五

幼又予之葆

葆今之教母

受二人之食

官給二人之食

能事而

後止

幼者漸長能自管事然後止其養

此之謂慈幼所謂恤孤者

凡國都皆有掌孤士人死子孤幼無父母所養

既無

父母又無所養之親也

不能自生者屬之其鄉黨知識故人

養一孤者。一子無征。養二孤者。二子無征。養三孤者。盡家無征。掌孤數行問之。必知其食飲飢寒身之臍勝而哀憐之。臍瘦也。此之謂恤孤。所謂養疾者。凡國都皆有掌養疾。聾盲啞跛臂偏枯握遞。遞著也。謂兩手相拱著。而不申者謂之握遞。不耐自生者。上收而養之。疾。既養之。又與療疾。享按疾字連上文。上收而養之。及下官而衣食之。共為一句。疾官者。上掌養疾之官也。房註非。官而衣食之。謂官給之衣食。殊身而後止。殊猶離也。疾離身而後止其養。此之謂養疾。所謂合獨者。凡國都皆有掌媒。丈夫無妻曰鰥。婦人無夫曰寡。取鰥寡而合

和之。予田宅而家室之。三年然後事之。事謂供國之職役也。此之謂合獨。所謂問疾者。凡國都皆有掌病。士人有病者。掌病以上令問之。九十以上日一問。八十以上二日一問。七十以上三日一問。衆庶五日一問。疾甚者。以告。上身問之。掌病行於國中。以問病為事。此之謂問病。所謂通窮者。凡國都皆有通窮。若有窮夫婦無居處。窮賓客絕糧食。居其鄉黨。以聞者有賞。不以聞者有罰。此之謂通窮。所謂振困者。歲凶庸人訾厲。訾疾也。厲病也。多死喪弛刑罰。赦有罪。

散倉粟以食之。此之謂振困。所謂接絕者。士民死
上事。死戰事。使其知識故人。受資於上。資謂財用而祠
之。此之謂接絕也。

梅生曰。看他九惠施為。一切精詳懇到。不為

苟且權宜。上良問之掌。商谷外。國中。以問。

九守第六十 主位 主明 主聽 主賞 主問 主因 主周 主參 督名

禘篇六問八十

安徐而靜。人居位當安徐而又靜默柔節先定。以和柔為節先能定已然後可

定虛心平意以待須。虛其心平其意以待人臣之諫說須亦待也

右主位 人主居位當如此

目覺明。耳覺聰。心覺智。以天下之目視。則無不見

也。以天下之耳聽。則無不聞也。以天下之心慮。則

無不知也。輻輳竝進。則明不塞矣。言聖人不自用其聰明思慮而

任之天下故明者為之視聰者為之聽智者為之謀輻輳竝進不亦宜乎故曰明不可塞

右主明 主明在於用天下耳目視聽之

聽之術。曰。勿望而距。勿望而許。聽言之術必須審察不可望風即有

所距有許之則失守。距之則閉塞。既未審察輒有

失守或高山仰之不可極也。深淵度之不可測也。

不審察者常為彼所知故戒之神明之德正靜其
當如高山深淵不可極而測之極也
既如山淵則其德配神明而
正且靜如此者其有窮極矣

用賞者賢誠用刑者賢必刑賞信必於耳目之所

見則其所不見莫不聞化矣誠暢乎天地通於神

明見姦偽也既暢天地通神明故其

言聖人不自用

也以天右主賞

一曰天之二曰地之三曰人之言三才之道幽邃

而後行之四曰上下左右前後凡此皆有逆順熒惑其

處安在又須知法星所在也

右主問

心不為九竅九竅治心任九竅九竅自治君不為五官五官

治君任五官故五官自治為善者君予之賞為非者君予之

罰君因其所以來因而予之則不勞矣因來而加賞罰何勞

之聖人因之故能掌之掌主也因來而賞罰皆屬己故能主之因之

修理故能長久

右主因

人主不可不周周謂謹密也人主不周則羣臣下亂不周

則泄其機事故臣下交爭而亂也寂乎其無端也慎密者當如是外內不

通安知所怨外內不通則事不泄故無怨關閉不開善否無原

既不開其關閉故善之與不善不得知其原矣

右主周

一曰長目二曰飛耳三曰樹明明知千里之外隱

微之中曰動姦姦動則變更矣姦在隱微其理將動姦既動矣自然

變更

右主參

修名而督實按實而定名名實相生反相為情名

實當則治不當則亂名生於實實生於德德生於

理理生於智智生於當

右督名

桓公問第六十一

襍篇七

齊桓公問管仲曰吾念有而勿失得而勿忘為之

有道乎對曰勿創勿作時至而隨毋以私好惡害

公正察民所惡以自為戒人有所惡已行之非黃帝立明臺

之議者上觀於賢也堯有衢室之問者下聽於人

也。舜有告善之旌，而主不蔽也。禹立諫鼓於朝，而備訊矣。訊問也。唉。驚問也。湯有總街之庭，以觀人誹也。武

王有靈臺之復，而賢者進也。復謂白也。此古聖帝明王

所以有而勿失，得而勿忘者也。桓公曰：吾欲效而

為之，其名云何？對曰：名曰嘖室之議。謂議論者。言語謹嘖。曰：

法簡而易行，刑審而不犯，事約而易從，求寡而易

足，人有非上之所過，謂之正士。見上有過而非內之，可謂正士。

於嘖室之議。納正士之言著為嘖室之議。有司執事者，咸以厥

事奉職而不忘焉。此嘖室之事也。請以東郭牙為

之。此人能以正事爭於君前者也。桓公曰：善。

梅生曰：有非而求人議，是以衆庶弼君違者

也。奉職而求厥事，是以議論責成功者也。

度地第六十二

附趙標此篇制法周密非管子不能作

襍篇八

昔者桓公問管仲曰：寡人請問度地形而為國者，

其何如而可？管仲對曰：夷吾之所聞，能為霸王者，

蓋天子聖人也。故聖人之處國者，必於不傾之地，

言其處深厚岡原而擇地形之肥饒者，鄉山左右，

經水若澤。其國都或在山左或向山右及緣水澤然後建內為落渠之寫。

因大川而注焉。謂於都內更為落水乃以其天材

地之所生利養其人以育六畜。天材謂五穀之屬因天時而植者也

而下之人皆歸其德而惠其義。惠順乃別制斷之。乃分

為之其制州者謂之術。地數充為州者謂之術不滿術者謂

之里。不成術而餘者謂之里故百家為里里十為術術十為

州州十為都都十為霸國不如霸國者國也。不成於霸

國者諸侯之國也以奉天子。霸國率諸侯以奉天子也天子有萬諸侯

也其中有公侯伯子男焉天子中而處此謂因天

之固。所處之地自然不傾故曰因之歸地之利內為之城城外為

之郭郭外為之士閭。閭謂地高則溝之下則隄之

命之曰金城樹以荆棘上相稽著者所以為固也。

稽鈞也謂荆棘刺條相鈞連也歲修增而毋已時修增而毋已福

及孫子此謂人命萬世無窮之利人君之葆守也。

謹置國都繕修城郭此人君所保全而守臣服之以盡忠於君君體有

之以臨天下故能為天下之民先也此宰之任則

臣之義也。宰謂執君之政者也故善為國者必先除其五害

人乃終身無患害而孝慈焉。董公曰願聞五害之

說管仲對曰水一害也旱一害也風霧雹霜一害

也厲一害也蟲一害也厲疾此謂五害五害之屬

水最為大五害已除人乃可治桓公曰願聞水害

管仲對曰水有大小又有遠近水之出於山而流

入於海者命曰經水言為眾水之經水別於他水謂從他水分流

若江別為沱入於大水及海者命曰枝水言為枝山之溝

一有水一無水者命曰谷水水之出於他水溝流

於大水及海者命曰川水出地而不流者命曰淵

水此五水者因其利而往之可也謂因地之勢疏引以溉灌因

而扼之可也扼塞也恐其泛溢而塞之亦可也而不久常有危殆

矣謂卒有暴溢或能漂沒居人故危殆也桓公曰水可扼而使東西

南北及高乎管仲對曰可夫水之性以高走下則

疾至於澗石謂能漂浮於石而下向高即留而不行故高

其上領瓴之尺有十分之三里滿四十九者水可

走也土謂水從來處高之者欲注下取勢也瓴謂

瓴甕也言欲令水上高必大為瓴甕私空其中使前後相受以尺為分每領而有十尺即長一丈也分之於三里間之每里滿此九如此則水可走上矣

梅生曰水大害治水大事學者書求解則思

用之。謬哉房氏之註。不知何所用也。夫水之至也。漂都邑。沒山陵。寧大為瓴甌。私空其中。而可上走水也者。不達於上走水之旨。桓公去山之間。不幾戲。管子之對。不幾謾乎。齊與趙魏。其土以河為境。趙魏瀕山。齊地卑下。故桓公問水。至可扼而使。東西南北及高乎。此善問也。管子對高其土領者。高其隄也。瓴之義。漢田肯曰。地勢便利。其以下兵於諸侯。譬猶居高屋之而外。上建瓴水。喻言峻也。瓴之尺有十分之三。里

滿四十九者。言水雖峻。我遠其勢。而為隄。棄其餘。以為瓴。譬如瓴之峻者尺。我隄纔有其三。而餘旁之地。里滿四十有九。則隄外東西南北。盡衍水之鄉。然則我之低者。可亢之為高。而不致於漂沒。故古者齊隄去河二十五里。水東抵齊隄。則西汎趙魏。趙魏亦為隄。去河二十五里。雖非其正。尚有所游盪。此不與水爭咫尺之地。為賈讓治河之上策。蓋師智於管仲者也。

乃迂其道而遠之。以勢行之。迂曲也。謂下曲水道遠張其勢而以行之。

水之性行。至曲必留。退滿則後推前。謂水至曲必流而却退其

處既滿則後水推前水令去。地下則平行。地高即控。控謂頓也。言水頓挫

而却。杜曲則擣毀。杜猶衝也。擣觸也。言水行至曲則衝而觸有所毀傷。杜曲激

則躍。躍則倚。倚排也。謂前後相排也。倚則環。環則中。前後相

流生空若環之中所謂齊。中則涵。圓流無所通。涵則塞。塞則移。

移則控。控亦塞也。控則水妄行。水妄行則傷人。傷人則

困。困則輕法。輕法則難治。難治則不孝。不孝則不

臣矣。厚按應前人乃終身無害而孝慈焉。不孝不慈言洪水汎濫無所居食不暇顧其君親也。

故五害之屬。傷殺之類。禍福同矣。知備此五者。人

君天地矣。所謂與天地合其德。桓公曰。請問備五害之道。管

子對曰。請除五害之說。以水為始。請為置水官。令

習水者為吏大夫。大夫佐各一人。率部校長官佐

各財足。財謂其祿廩。乃取水左右各一人。使為都匠。水

工。為水工之都匠。令之行水道。城郭隄川溝池官府寺舍。

及州中當繕治者。給卒財足。卒謂所當治水者。財其糧用也。令曰。

常以秋歲末之時。閱其民。閱謂省視。案家人比地定什

伍口數。案人比地有十口五口之數。當受地若干。別男女大小。其不為

用者輒免之。謂其幼小不在役者則免之。有錮病不可作者疾

之。著其名於疾者之數有以調恤之也。可省作者半事之。謂疾者雖不任役可

以省視作者取其半功。并行以定甲士當被兵之數。上其都。

因力役之際并行視之疆壯者預定之以為甲士而被兵之數既而上其名籍於國都也。管子

閱民治水即按被兵之數無處不可寓軍令也。都以臨下。視有餘不足之

處輒下水官。水官亦以甲士當被兵之數。都既臨下視其

兵不足之處即甲士下之於水官水官既得甲士還以被兵數也。與三老里有司

伍長行里。因父母案行閱其備水之器。謂水官與

等行視其里因其家之父母與之閱其備水之器。以冬無事之時。籠雷板

築各什六。謂十人共貯六具下準此。土車什一。雨輦什二。車輦

禦雨故曰雨輦。食器兩具。每人一具。人有之。錮藏里中以給喪

器。謂人既有貯器當錮藏於里中兼得給凶喪之用。後常令水官吏與都

匠。因三老里有司伍長案行之。常以朔日始出具

閱之。取完堅。補弊久。去苦惡。其器既補弊而久常有苦惡者除去之。常

以冬少事之時。令甲士以更次益薪。積之水。芻。州

大夫將之。唯毋後時。謂將領之無得後時。其積薪也。以事之

已。已畢也。農事既畢然後益薪。其作土也。以事未起。謂春事未起。天

地和調。日有長久。以此觀之。其利百倍。故常以毋

事具器有事用之。水常可制而使毋敗。此謂素有備而豫具者也。桓公曰：當何時作之？管子曰：春三月。天地乾燥。水糾列之時也。山川涸落。天氣下。地氣上。萬物交通。故事已。新事未起。草木莢生可食。寒暑調。日夜分。分之後。夜日益短。晝日益長。利以作土功之事。土乃益剛。令甲士作隄。大水之旁。大其下。小其上。隨水而行。地有不生草者。必爲之囊。大者爲之隄。小者爲之防。夾水四道。禾稼不傷。歲卑增之。樹以荆棘。以固其地。襍之以栢楊。以備決。

水。民得其饒。是謂流膏。令下貧守之。往往而爲界。可以毋敗。當夏三月。天地氣壯。大暑至。萬物榮華。利以疾。藉殺草蕨。使令不欲擾。命曰不長。不利作土功之事。放農馬。利皆耗。什分之五。土功不成。當秋三月。山川百泉。踊降雨下。山水出。海路距。雨露屬。天地湊。利以疾作。收斂毋留。一日把。百日舖。民毋男女。皆行於野。不利作土功之事。濡濕日生。土弱難成。利耗。什分之六。土功之事亦不立。當冬三月。天地閉藏。暑氣止。大寒起。萬物實熟。利以填。

言餘卷一 度地 卷十三 度地 十五
塞空却。繕邊城。塗郭術。平度量。正權衡。虛牢獄。實
廩倉。君修樂。與神明相望。凡一年之事畢矣。舉有
功。賞賢。罰有罪。遷有司之吏。而第之。不利作土功
之事。利耗什分之七。土剛不立。晝日益短。而夜日
益長。利以作室。不利以作堂。四時以得。四害皆服。
桓公曰。寡人悖。不知四害之服。柰何。管仲對曰。冬
作土功。發地藏。則夏多暴雨。秋霖不止。春不收枯
骨朽脊。伐枯木而去之。則夏旱至矣。夏有大露。原
煙噎下。百草人采食之。傷人。人多疾病而不止。民

乃恐殆。君令五官之吏與三老里有司伍長行里
順之。今之起家火。爲溫其田及宮中。皆蓋井。毋令
毒下及食器。將飲傷人。有下蟲傷禾稼。凡天菑害
之下也。君子謹避之。故不八九死也。享按不八九
死言死者少

也大寒大暑大風大雨。其至不時者。此謂四刑。或
遇以死。或遇以生。君子避之。是亦傷人。故吏者。所
以教順也。三老里有司伍長者。所以爲率也。五者
已具。民無怨者。願其畢也。故常以冬日順三老里
有司伍長。以冬賞罰。使各應其賞而服其罰。五者

不可害。則君之法犯矣。此示民而易見。故民不比也。具只無恐。亦謂其畢也。姑當以今日。雖三丈里。以於梅生曰。前言五害。惟水為大。後言治水以時。以四害皆可除。蓋土功發地藏。非其時。并傷天。大和。故所關匪小。亦明堂月令意也。桓公曰。凡一年之中。十二月作土功。有時則為之。非其時而敗。將何以待之。管仲對曰。常令水官之吏。冬時行隄防。可治者。章而上之都。都以春少事作之。已作之後。常案行。隄有毀作。大雨各葆其所。

可治者趣治。以徒隸給。大雨隄防可衣者衣之。附劉

補衣謂以物覆其上衝水可据者据之。終歲以毋

如所謂藁城之類敗為固。此謂備之常時。禍何從來。所以然者。獨水蒙壤。自塞而行者。江河之謂也。歲高其隄。所以不沒也。春冬取土於中。秋夏取土於外。濁水入之。不能為敗。桓公曰。善。仲父之語寡人畢矣。然則寡人何事乎哉。亟為寡人教側臣。

梅生曰。地有山陵原隰。度量之所生也。管子度地。歸重於水。則以水害滋大。即國有旱眚。

厲蟲與水共害而為五猶不得列而與之衡。齊為海岱之國其源遠其流巨其質濁必待
同事泛溢不安藏然後從而治之豈惟病於國計
謂為究且傷於民心故不孝不忠禍福與國家同
於是有水吏大夫豫閱民數豫備器用豫積
薪柴地不生草者必為之囊疏之以遂其流
頰為濬之以去其淤抗之以抑其暴遠之以紆其
勢歲埤增之樹之以荆棘雜之以栢楊地保
其固民得其安已作之後歲案行而無已大

宜未雨可治者治之隄防可衣者衣之衝水可据
者据之而又功起以時不發地藏不犯時戒
是皆所謂素備而無患者也管子度地篇固萬
其世治河之師也

地員第六十三地員者土地高下水泉深淺各有其位也

稷篇九

夫管仲之匡天下也其施七尺施者大尺之名也其長七尺瀆

田悉徙瀆田謂穿溝瀆而溉田悉徙謂其地每年皆須更易也五種無不宜

其立后而手實謂立君以主之手常握此地之實數也其木宜玃菴

與杜松。蚺菴一木名也。附劉補。蚺恐作杭出豫章。煎汁藏果反卵不壞菴律春切恐作榆杜。

木名詩有。秋之杜。其草宜楚棘。見是土也。命之曰五施。五

七三十五尺而至於泉。謂其地深五施每施七尺。故五七三十五而至於泉。

也。呼音中角。謂此地號呼之聲其音中角。附趙標。言居是土之民其語音合於角聲。

其水倉。其民彊。赤墟。歷彊肥。歷疎也。彊堅也。五種無不宜。

其麻白。其布黃。其草宜白茅與藿。其木宜赤棠。見

是土也。命之曰四施。四七二十八尺而至於泉。呼

音中商。其水白而甘。其民壽。黃唐無宜也。唐虛脆也。唯

宜黍稷也。宜縣澤。常宜縣。注而澤。行廡。音。落。土既虛脆不堪版築故為。

行廡及籬落也。地潤數毀。難以立邑。置廡。其地遇潤則數頽毀故不可立。

邑置廡也。其草宜黍稷與茅。其木宜樵擾桑。樵木名擾柔又曰柔。

桑也。見是土也。命之曰三施。三七二十一尺而至於

泉。呼音中宮。其泉黃而糗流徙。謂水糗糲之氣其泉居地中而流故。

曰流徙也。斥埴。宜大菽與麥。其草宜蕘藿。其木宜杞。杞木。

名。見是土也。命之曰再施。二七十四尺而至於泉。

呼音中羽。其泉鹹。水流徙。黑埴。宜稻麥。其草宜葦

薹。葦薹草名也。其木宜白棠。見是土也。命之曰一施。七

尺而至於泉。呼音中徵。其水黑而苦。

凡聽徵。如負豕。豕覺而駭。凡聽羽。如鳴馬在野。凡

聽宮。如牛鳴窳中。凡聽商。如離羣羊。凡聽角。如雉

登木以鳴。音疾以清。附劉補此言呼以聽土地凡

將起五音凡首。凡首謂音之總先也先主一而三之。四開以

合九九。一而三之即四也。以是四開合於五音九也。又九九之為八十一也。以是生

黃鍾小素之首以成宮。素本宮八十一數生黃鍾之宮而為五音之本三

分而益之以一。為百有八為徵。黃鍾之數本八十一益以三分之一

是生商。不無有即有也。乘亦三分之一也。三分有

三分而復於其所。以是成羽。三分七十二而益其一分二十四合為九

十六是羽之數。有三分去其乘。適足以是成角。三分九十一

分餘六十四。墳延者六施。六七四十二尺而至於

泉。墳延地名。下皆此類陝之芳。七施。七七四十九尺而至於

泉。祀陝。八施。七八五十六尺而至於泉。杜陵。九施。

七九六十三尺而至於泉。延陵。十施。七十尺而至於

於泉。環陵。十一施。七十七尺而至於泉。蔓山。十二

施。八十四尺而至於泉。付山。十三施。九十一尺而

至於泉。付山白徒。十四施。九十八尺而至於泉。中

至於泉。付山白徒。十四施。九十八尺而至於泉。中

陵十五施百五尺而至於泉青山十六施百一十

二尺而至於泉青龍之所居庚泥不可得泉庚續其處

既有青龍居又沙泥相續故不可得泉也赤壤勢山十七施百一十九

尺而至於泉其下青商不可得泉青商神怪之名陞山白

壤十八施百二十六尺而至於泉其下駢石不可

得泉言有石駢密故不可得泉徙山十九施百三十三尺而至於

於泉其下有灰壤不可得泉高陵土山二十施百

四十尺而至於泉山之上命之曰縣泉其地不乾

其草如茅與走如茅走皆草名其木乃櫛櫛木名鑿之二尺

乃至於泉山之上命曰復呂其草魚腸與蕪其木

乃柳鑿之三尺而至於泉山之上命之曰泉英其

草蘄白昌其木乃楊鑿之五尺而至於泉山之材

材猶旁也其草兢與薺音齋草名其木乃格鑿之二七十四

尺而至於泉山之側其草菑與萋其木乃品榆鑿

之三七二十一尺而至於泉凡草土之道各有穀

造謂此地生某草宜某穀造成也或高或下各有草土葉下於攣

葉亦草名唯生葉無莖在攣之下攣即鬱也莊周所謂鬱西也攣下於莧莧下於

蒲蒲下於葦葦下於藿藿下於萋萋下於莽莽下

於蕭。蕭下於薜。薜下於萑。附趙標。萑音追。元萑下

於茅。凡彼草物有十二衰。衰謂草上下相重次也。各有所歸。

謂短者生於高者之下。九州之土為九十物。每州有常而物

有次。羣土之長是唯五粟。五粟之物或赤或青或

白或黑或黃。五粟五章。五粟之狀淖而不芻。附劉

如振切。堅也。剛而不齧。薄。齧。不濘。車輪。濘。泥。不汚手足。其種

大重細重。白莖白秀。無不宜也。五粟之土若在陵

在山在隕在衍。其陰其陽。盡宜桐柞。莫不秀長。其

榆其柳。其檿其桑。其柘其櫟。其槐其楊。羣木蕃滋

數大。條直以長。其澤則多魚。牧則宜牛羊。其地其

樊。俱宜竹箭。藻龜檀檀。五臭生之。薜荔白芷蘼蕪

椒連。五臭所校。校謂馨。烈之銳。寡疾難老。士女皆好。其民

工巧。其泉黃白。其人夷姤。夷平也。姤好也。言均善也。五粟之土

乾而不格。格謂堅。禦也。湛而不澤。無高下。葆澤以處。言常

潤也。是謂粟土。粟土之次曰五沃。五沃之物或赤或

青或黃或白或黑。五沃五物。各有異則。五沃之狀

剽忒橐土。蟲易全處。剽堅也。忒密也。橐土謂其土多竅穴。若橐多竅。故蟲處之。

易全。忒剽不白。下乃以澤。既堅密。故常潤濕而不乾白。此乃葆澤之地也。其

種大苗細苗。𦵏音形莖黑秀箭長。若箭竹之長也

五沃之土。若在丘在山在陵在岡。若在陬陵之陽。

其左其右。宜彼羣木。桐柞扶音無。及

彼白梓。其梅其杏。其桃其李。其秀生莖起。其棘其

棠。其槐其楊。其榆其桑。其杞其枋。羣木數大。條直

以長。其陰則生之。楂藜。其陽則安樹之。五麻。若高

若下。不擇疇所。其麻大者如箭如葦。大長以美。其

細者如藿如蒸。欲有與名大者不類。欲有施與則

也。類小者則治。揣而藏之。若衆練絲。言細麻既治揣而藏故若練絲

附劉補類當作類疵節也言大麻疏美五臭疇生。

無疵節小麻條理易治故如練絲也蓮與麋蕪藁本白芷。其澤則多魚。牧

則宜牛羊。其泉白青。其人堅勁。寡有疥騷。終無瘡

醒。瘡首疾也五沃之土。乾而不斥。斥瀉湛而不澤。

無高下。葆澤以處。是謂沃土。沃土之次曰五位。五

位之物。五色葆英。各有異章。五位之狀。不塌不灰。

塌謂堅青忒以落。音及。謂色青而細密其種大葦。

無細葦。無𦵏莖白秀。五位之土。若在岡在陵在隤

在衍在丘在山。皆宜竹箭求求龜亦。檜檀。其山

之淺有龍與斥。龍斥並古草名羣木安逐。條長數大。安和逐

競長數謂速長其桑其松其杞其茸。茸木名種木胥容榆桃

柳棟。音煉羣藥安生。薑與桔梗。小辛大蒙。大蒙藥名其山

之梟。梟猶顛也多桔符榆其山之末有箭與苑其山之

旁有彼黃蚩及彼白昌山藜葦芒羣藥安聚以圍

民殃其林其漉其槐其棟其柞其穀羣木安逐鳥

獸安施。施謂有以爲生既有麋鹿又且多鹿其泉青黑其

人輕直省事少食。言其性廉省事少食無高下葆澤以處是

謂位土位土之次曰五隱五隱之狀黑土黑落。地落

衣也青怵以肥芬然若灰。芬然壤起貌其種櫚葛。舛莖黃

秀恚目。恚目謂殼實怒開也其葉若苑。苑謂蘊結附以蓄埴

果木不若三土。三土謂五粟五沃五位以十分之二。言於三

已不如其二分餘倣此是謂隱土。隱土之次曰五壤。五壤之

狀芬然若澤若屯土。言其土得澤則墳起為堆故曰屯土也其種大

水腸細水腸舛莖黃秀以慈忍水旱無不宜也。忍耐

蓄殖果木不若三土以十分之二是謂壤土壤土

之次曰五浮五浮之狀捍然如米。捍堅貌其土屑碎如米以

葆澤不離不圻其種忍隱。忍隱草名忍葉如藿葉以長

狐茸。草之狀若狐也。黃莖黑莖黑秀。其粟大無不宜也。蓄

殖果木。不如三土。以十分之二。凡上土三十物。種

十二物。中土曰五杰。五杰之狀。廩焉如塹。塹猶潤也。

濕以處。其種大稷細稷。赫莖黃秀。慈忍水旱。細粟

如麻。其繁美若麻也。蓄殖果木。不若三土。以十分之三。杰

土之次曰五纁。音盧。五纁之狀。彊力剛堅。其種大邯

鄆。細邯鄆。草名。莖葉如扶櫛。扶櫛亦草名。其粟大。言其粒大。蓄

殖果木。不若三土。以十分之三。纁土之次曰五塹。

五塹之狀。芬焉若糠以肥。謂其地色黃而虛。其種大荔細

荔。青莖黃秀。蓄殖果木。不若三土。以十分之三。塹

土之次曰五剽。五剽之狀。華然如芬以脹。謂其地色青紫

若脹然也。其種大秬細秬。秬黑黍。黑莖青秀。蓄殖果木。不

若三土。以十分之四。剽土之次曰五沙。五沙之狀。

栗焉如屑塵厲。言其地栗碎故若屑塵之厲厲踊起也。其種大蕘細

蕘。蕘草名。白莖青秀以蔓。蓄殖果木。不如三土。以十

分之四。沙土之次曰五塌。五塌之狀。累然如僕累。

僕附也。言其地附著而重累也。不忍水旱。其種大樛杞。細樛杞。木名。

黑莖黑秀。蓄殖果木。不若三土。以十分之四。凡中

土三十物。種十二物。下土曰五猶。五猶之狀如糞。

其種大華細華。草名白莖黑秀。蓄殖果木。不如三土。

以十分之五。猶土之次曰五弘。享按近本非五弘之

狀如鼠肝。其種青梁。黑莖黑秀。蓄殖果木。不如三

土。以十分之五。弘土之次曰五殖。五殖之狀甚澤

以疏。離圻以臞瘠。其種鴈膳。草名黑實。朱跗黃實。跗花

足也蓄殖果木。不如三土。以十分之六。五殖之次曰

五穀。五穀之狀。晝晝然。晝晝然。疏也不忍水旱。其種大菽

細菽。多白實。蓄殖果木。不如三土。以十分之六。穀

土之次曰五鳧。五鳧之狀。堅而不髀。雖堅不同其骨之髀也其

種陵稻。陵稻謂陸生稻黑鵝馬夫。皆草名也蓄殖果木。不如三

土。以十分之七。鳧土之次曰五桀。五桀之狀。甚鹹

以苦。其物為下。其種白稻。謂稻之形長而狹也蓄殖果

木。不如三土。以十分之七。凡下土三十物。其種十

二物。凡土物九十。其種三十六。

梅生曰。地員文甚古。蹟而不厭。襍而不亂。其

地土乘耶。其草木史邪。第可議者。五施至一

施。呼中五音。泉有味有色。六施至二十施。及

山之上山之側無音味色不識匡天下者於此何以節五行耶亦恐至泉未必盡符其尺矣天地間奇卉異木巧歷不能盡其數似此舉之方存乎見小必非管子之書但如穆天木不子傳之類不妨存留於宇宙間耳

弟子職第六十五 禮記卷之六曰五樂 禘篇十

先生施教弟子是則溫恭自虛必虛其心然後有所容也所受是極極謂盡其本原見善從之聞義則服溫柔孝悌毋驕

特力驕而恃力則志毋虛邪虛謂虛偽行必正直游居

有常必就有德顏色整齊中心必式法式夙興夜寐

衣帶必飭朝益暮習小心翼翼一此不解是謂學

則則

少者之事夜寐蚤作既拚盥漱掃席前曰拚盥漱潔手漱滌口執

事有恪攝衣共盥謂供先生之盥器也先生乃作沃盥徹盥

謂既盥而徹盥器也汎拚正席汎拚謂汎水而拚之先生乃坐出入恭

敬如見賓客危坐鄉師顏色無忤忤謂變其容貌受業之

紀必由長始先從長者教也一周則然其餘則否謂始教一周則

言余分三... 從長始一周始誦必作其次則已始誦而作以敬

誦則不然凡言與行思中以為紀思合中和古之將與者必

由此始必先中和後至就席狹坐則起狹坐之人

則當起若有賓客弟子駿作迅起對客無讓附劉補

給使令不應且遂行趨進受命受先生命所求雖不得

必以反命求雖不得反坐復業若有所疑捧手問

之師出皆起至於食時先生將食弟子饌饋饋謂

其食攝衽盥漱跪坐而饋置醬錯食陳膳毋悖凡置

彼食鳥獸魚鼈必先菜羹先菜後肉羹裁中別裁謂

肉而細切裁在醬前遠裁近醬其設要方其陳設食器

飯是為卒既飯而食左酒右醬左酒右醬陰陽也

食裁而辨殺皆畢又用酒以酌用漿以漱故言飯

告具而退捧手而立三飯二斗三飯食必左執虛

豆右執挾匕匕者所以載鼎實故曰挾周還而貳

貳謂再益唯噍之視食盡同噍以齒齒類也謂食盡則

進附劉補齒次序也如菜肉周則有始柄尺不跪

是謂貳紀豆有柄長尺則立而進先生已食弟子

全交... 弟子職 二十六 五百

乃徹趣走進漱。拚前斂祭。既食畢掃席前先生有

命。弟子乃食。以齒相要。坐必盡席。所謂食也飯必捧

擊。羹不以手。當以挾也亦有據膝。無有隱肘。隱肘則既

食乃飽。循呬覆手。再口也覆手而循之振衽掃席。

謂振其底衽已食者作。摳衣而降。旋而鄉席。各徹

其餽。如於賓客。賓客食畢亦自徹也既徹并器。乃還而立。并

藏去也凡拚之道。實水於盤。次用汎灑攘臂袂及肘。恐濕

且不便堂上則播灑。室中握手。堂上寬故播散而

於事也執箕膺楪。厥中有帚。楪舌也既灑水將掃之

為採以灑入戶而立。其儀不忒。執帚下箕。倚於戶側。謂

於箕中也凡拚之紀。必由奧始。西南隅也俯仰磬折。拚毋

有徹。徹動也不得觸動他物也拚前而退。謂從前掃而却退也聚於戶內。

謂聚其所掃之穢壤於戶內也坐板排之。板穢時以手排之也以葉適已。適

猶向已也實帚於箕。先生若作。乃興而辭。以拚未畢故辭之令止也

坐執而立。坐執謂獨坐執箕也遂出棄之。既拚反立。是協是

稽。協合也稽考也暮食復禮。謂復朝食之禮也昏將舉火。

執燭隅坐。錯總之法。橫於坐所。總設燭之束也附

束薪蒸以為燭故謂之總其櫛之遠近。乃承厥火。

櫛謂燭盡察其將盡之遠近乃更以燭承取火也居句如矩句謂著燭處

如前燭之法矩法也附劉補句曲也舊燭既盡則

更使人以新燭繼之一橫一直其兩端相接之處

勢曲如矩則蒸間容蒸然者處下蒸細薪者蒸之

燭者必處下以焚也附劉補蒸細薪也言稍寬其

束使其蒸間可以各容一蒸以通火氣又使已然

者居下未然者居上則火易然也捧椀以為緒緒然燭燼也椀右

手執燭左手正櫛有墮代燭燒燭者有墮即交坐

毋倍尊者乃取厥櫛遂出是去附劉補先執燭者

餘緒遂以左手正櫛而投其緒於椀中至其櫛漸

短有墮而不可執者則後執燭者代之而交坐於

其處前執燭者乃先生將息弟子皆起敬奉枕席

取櫛而出棄之也

問何所趾俶衽則請有常則否俶始也變其衽席

有常處則不請也先生既息各就其友相切相磋各長其

儀周則復始是謂弟子之紀

梅生曰此管子教其鄉屬之子弟乃童而習

之之事故其文詳於幼學而略於聖功抑孔

子曰弟子入則孝孟子曰孩提之童無不知

愛其親也何不及此也

言昭弟六十五逸

裸篇十一

言余公一凡言一
五
繇而無止。此之謂穀地數亡。穀失於時。君之衡籍

享按籍簿書也。謂衡簿書而稅之。當从竹一本。本作籍。非下同。而無止。民食什伍

之穀。則君已籍九矣。有衡求幣焉。此盜暴之所以

起。刑罰之所以衆也。隨之以暴。謂之內戰。桓公曰。

善哉。筴乘馬之數。求盡也。彼王者不奪民時。故五

穀興豐。五穀興豐。則士輕祿。民簡賞。彼善爲國者。

使農夫寒耕暑耘。力歸於上。女勤於織。微而織歸

於府者。享按織一本作功。非怨民心。傷民意。高下之筴。不

得不然之理也。桓公曰。爲之柰何。管子曰。虞國得

筴乘馬之數矣。桓公曰。何謂筴乘馬之數。管子曰。

百畝之夫。予之筴。率二十七日。爲子之春事。資子

之幣。春秋子穀大登。國穀之重。去分。謂農夫曰。幣

之在子者。以爲穀而廩之。州里。國穀之分。在上。國

穀之重。再十倍。謂遠近之縣里邑百官。皆當奉器

械備。曰。國無幣。以穀準幣。國穀之橫。一切什九。還

穀而應穀。國器皆資。無藉於民。此有虞之筴乘馬

也。
萬物不舉之於國。則國必又因之而敗也。

梅生曰。春作之衆。易役。而飛耳於五衢。阻棄

之嗟。則隱然動念。千人之繇。易起而長。目於
萬畝不舉之慘。則惻焉傷心。又國幣有衡。不
得不按籍而征。民貧盜興。不得不嚴刑而禁。
故不必厄於鄰敵。而已困於誅求。不必死於
兵刃。而已斃於刑戮。此國之所以貧。民之所
以散。不戰而兵自弱也。○又曰。民之耕織。皆
歸于上。此上下一體之理。而庸君不知。故奪
民時。棄民本。而不恤。○
乘馬數第六十八。公曰。昔聞乘馬之禮。嘗聞
之。歸于上。此上下一體之理。而庸君不知。故奪
民時。棄民本。而不恤。○

輕重二

桓公問管子曰。有虞筮乘馬已行矣。吾欲立筮乘
馬。爲之柰何。管子對曰。戰國修其城池之功。故其
國常失其地用。王國則以時行也。桓公曰。何謂以
時行。管子對曰。

出準之令。守地用人筮。故開闔皆在上。無求於
民。霸國守分。上分下游於分之間。而用足。王國
守始。國用一不足則加一焉。國用二不足則加
二焉。國用三不足則加三焉。國用四不足則加

四焉。國用五不足則加五焉。國用六不足則加六焉。國用七不足則加七焉。國用八不足則加八焉。國用九不足則加九焉。國用十不足則加十焉。
人君之守高下。歲藏三分。十年則必有五年之餘。若歲凶旱水洸。民失本。則修宮室臺榭。以前無狗。後無彘者為庸。故修宮室臺榭。非麗其樂也。以平國策也。今至於其亡策。乘馬之君。春秋冬夏。不知時終始。作功起衆。立宮室臺榭。民失其本事。君不

知其失。諸春策。又失諸夏秋之策。數也。民無檀。

檀

賣子數矣。猛毅之人。淫暴貧病之民。乞請君

行律度焉。則民被刑僂而不從於主上。此策乘馬之數亡也。乘馬之準。與天下齊準。彼物輕則見泄。重則見射。此鬪國相泄。輕重之家相奪也。

至梅生曰。周禮十二荒政。有弛役之條。管子遇凶旱水洸。有修宮室臺榭之庸。毋乃倍乎。曰。弛者。弛官中力役之征。聽民自養也。庸者。庸不耐自生之民。以君養民也。聖賢御世周防。

總一愛民之心。然非國有重積不能。不然。今年用之。而明年無復。吾不知國遇荐饑。將何以給也。

至於王國。則持流而止矣。桓公曰。何謂持流。管子對曰。有一人耕而五人食者。有一人耕而四人食者。有一人耕而三人食者。有一人耕而二人食者。此齊力而功。地田筴相圓。此國筴之時守也。君不守以筴。則民且守於土。此國筴流已。桓公曰。乘馬之數。盡於此乎。管子對曰。布織財物。

皆立其貲。財物之貲。與幣高下。穀獨貴獨賤。桓公曰。何謂獨貴獨賤。管子對曰。穀重而萬物輕。穀輕而萬物重。公曰。賤筴乘馬之數。柰何。管子對曰。郡縣上與之壤。守之若干。間壤守之若干。下壤守之若干。故相壤定籍。而民不移。振貧補不足。下樂上。故以上壤之滿。補下壤之衆。章四時。守諸開闔。民之不移也。如廢方於地。此之謂筴乘馬之數也。

附劉

補方則不行
故曰廢方

問乘馬第七十 逸

問乘惠第廿一

輕重三

事語第七十一

管子問管子曰事之至數可聞乎管子對曰何

謂至數桓公曰秦奢教我曰帷蓋不修衣服不

衆則女事不泰俎豆之禮不致牲諸侯太牢大

夫少牢不若此則六畜不育非高其臺榭美其

宮室則羣材不散附劉補此言上用之則下為之此言何如管

子曰非數也桓公曰何謂非數管子對曰此定

壤之數也彼天子之制壤方千里齊諸侯方百

里負海子七十里男五十里若曾臂之相使也

故淮徐疾羸不足雖在下也不為君憂彼壤狹

而欲舉與大國爭者農夫寒耕暑芸力歸於上

女勤於緝績徽織功歸於府者非怨民心傷民

意也非有積蓄不可以用人非有積財無以勸

下秦奢之數不可用於危隘之國桓公曰善

桓公又問管子曰佚田謂寡人曰善者用非其

有使非其人何不因諸侯權以制天下管子對

曰。佚田之言非也。彼善為國者。壤辟舉則民留處。倉廩實則知禮節。且無委致圍。城脆致衝。附劉

補委委積也無食則人欲圍而取之脆不堅也衝衝車也城不堅則人思毀之夫不定

內。不可以持天下。佚田之言非也。管子曰。歲藏

一。十年而十也。歲藏二。五年而十也。穀十而守

五。綈素滿之。五在上。故視歲而藏。縣時積歲。國

有十年之蓄。富勝貧。勇勝怯。智勝愚。微勝不微。

有義勝無義。練士勝毆眾。凡十勝者。盡有之。故

發如風雨。動如雷霆。獨出獨入。莫之能禁止。不

待權輿。故佚田之言非也。桓公曰。善。

海王第七十二

輕重五

桓公問於管子曰。吾欲籍於臺。雉何如。管子對曰。

此毀成也。吾欲籍於樹木。管子對曰。此伐生也。吾

欲籍於六畜。管子對曰。此殺生也。吾欲籍於人。何

如。管子對曰。此隱情也。桓公曰。然則吾何以為國。

管子對曰。唯官山海為可耳。桓公曰。何謂官山海。

管子對曰。海王之國。謹正鹽筴。海王言以負海桓

公曰。何謂正鹽筴。正稅也。管子對曰。十口之家。十人

食鹽。百口之家。百人食鹽。終月。大男食鹽五升少

半。少半猶劣薄也。大女食鹽三升少半。吾子食鹽二升少

半。吾子謂小男。小女也。此其大曆也。曆。數。鹽百升而釜。鹽十二兩七銖

一黍十分之一為升。當米六合四勺也。百升之鹽七十六斤十二兩十九銖二釐為釜。當米六斗四

升。令鹽之重。升加分彊。釜五十也。分彊半彊也。令使鹽官稅其鹽

之重。每一斗加半合為彊。而取之。則一釜之鹽得五十合而為之彊。升加一彊。釜百

也。升加二彊。釜二百也。鍾二千。十釜之鹽七百六十八斤為鍾。當米

六斛四斗是也。十鍾二萬。百鍾二十萬。千鍾二百萬。萬乘

之國。人數開口千萬也。舉其大數而言之也。開口謂大男大女之所食鹽也。

享按開近本作問。禹筴之。商日二百萬。禹讀為偶。偶對也。商計也。對其大男

大女食鹽者之口數而立筴以計所稅之鹽。一日計二百萬合為二百鍾。十日二千萬。

一月六千萬。萬乘之國。正九百萬也。萬乘之國。大男大女食鹽

者。千萬人而稅之。鹽一日二百鍾。十日二千鍾。一月六千鍾也。今又施其稅數以千萬人。如九百萬

人之數。則所稅之鹽。一日百八十鍾。十日千八百鍾。一月五千四百鍾。月人三十錢

之籍。為錢三千萬。又變其五千四百鍾之鹽而籍。其錢計一月每人籍錢三十凡

千萬人。為錢三萬萬矣。以籍之數而比其常籍。則當一國而有三千萬人矣。今吾非籍

之諸君。吾子。而有二國之籍者。六千萬。諸君謂老男老女也。

六十已上為老男五十已上為老女也既不籍於老男老女又不籍於小男小女乃能以千萬人而當三千萬人者蓋鹽官之利耳鹽官之利既然則鐵官之利可知也鹽官之利當一國而三萬人鐵官之利當一國而三萬人焉故能有二國之籍者六千萬人耳其常籍人之數猶在此外使君施令曰吾將籍於諸君吾子則必囂號今夫給之鹽筴則百倍歸於上人無以避此者數也今鐵官之數曰一女必有一鍼一刀若其事立若猶然後耕者必有一耒一耜一鈹若其事立大鈹謂之鈹羊昭反行服連輦輦名所以載作器人挽者輶羊昭反者居玉者大車駕馬必有一斤一鋸一錐一鑿若其事立不爾而成事者天下無有

今鍼之重加一也三十鍼一人之籍鍼之重每十分加一分為

疆而取之則一女之籍得三十鍼也矣刀之重加六五六三十五刀

一人之籍也刀之重每十分加六分以為疆而取之五六為三十也則一女之籍得五

刀耜鐵之重加七三耜鐵一人之籍也耜鐵之重每十分加

七分以為疆而取之則其餘輕重皆準此而行其器

彌重其然則舉臂勝音升事無不服籍者桓公曰然

則國無山海不王乎管子曰因人之山海假之名

有海之國雖無海而假名有海則亦雖無山而假名有山售鹽於吾國彼國

有鹽而糴於吾國為售耳釜十五吾受而官出之以百受取也假令彼

言余... 卷十三
鹽平價釜當十錢者吾又加五錢而取之所以來
之也既得彼鹽則令吾國鹽官又出而糴之釜以
百錢也我未與其本事也與用也本受人之事以重
相推以重相推謂加五錢此人用之數也彼人所
為我用之。
也

梅生曰周禮有鹽人掌鹽之政令以供百事
之鹽而不聞鹽筴之征王者熙皞之世則然
末世用財侈靡不得不藉官於山海亦世道
升降之機耳已夫征鹽而積之是也至計口
筭鹽計鹽賦錢一千萬口之國禹筴之又暗

籍之遂至有二國之籍者六千萬人無以避
此數似此推算國無遺利便開後來桑孔之
竇若夫假人山海一味權征與民同利之義
漠然矣

國蓄第七十三

輕重六

國有十年之蓄而民不足於食是皆以其技能望
君之祿也君有山海之金而民不足於用是皆以
其事業交接於君上也故人君挾其食守其用據

有餘而制不足。故民無不累於上也。五穀食米。民

之司命也。黃金刀幣。民之通施也。故善者執其通

施以御其司命。故民力可得而盡也。夫民者親信

而死利。海內皆然。民予則喜。奪則怒。民情皆然。先

王知其然。故見予之形。不見奪之理。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故民愛可洽於上也。洽通也租籍者。在工商所以彊

其兩求也。租稅者所慮而請也。在農曰租稅慮猶計也請求也附劉

補後輕重也作租籍君之所宜得也正籍君之所彊求也此有缺誤王霸之君去其

所以彊求廢其所慮而請。故天下樂從也。

梅生曰。民皆仰給於上。故見予之形。上不橫

征於民。故不見奪之理。此王政所以民悅無

彊而非譎詐以愚民也。

利出於一孔者。凡言利者不必貨其國無敵出二

孔者。其兵不誣。誣與屈同出三孔者。不可以舉兵。

出四孔者。其國必亡。先王知其然。故塞民之養。養利

也羊向反隘其利途。故予之在君。奪之在君。貧之在君。

富之在君。故民之戴上如日月。親君若父母。凡將

為國。不通於輕重。不可為籠以守民。不能調通民

利不可以語制為大治。是故萬乘之國有萬金之賈，千乘之國有千金之賈，然者何也？國多失利，則臣不盡其忠，士不盡其死矣。歲有凶穰，故穀有賤賤。今有緩急，故物有輕重。然而人君不能治，故使蓄賈游市，乘民之不給，百倍其本。分地若一，彊者能守，分財若一，智者能收，智者有什倍人之功。以取愚者有不賡本之事。賡猶償也音庚然而人君不能調，故民有相百倍之生也。夫民富則不可以祿使也，貧則不可以罰威也。法令之不行，萬民之不治，貧

富之不齊也。且君引鋤，鋤籌也丁劣反量用耕田發草，上

得其數矣。民人所食，人有若干步畝之數矣。計本

量委，委積也則足矣。然而民有飢餓不食者，何也？穀

有所藏也。言一國之內耕墾之數君悉知之凡人

於食者謂豪富之家收藏其穀故也人君鑄錢立幣，民庶之通施也。

錢幣無補於飢寒之用人君所立以均制財物通交有無使人之所求各得其欲人有若

千百千之數矣。然而人事不及，用不足者，何也？利

有所并也。民事謂常費也言人之所有多少各隨其分而自足君上不能均調其事則豪

富并藏財貨專擅其利是故人常費不給以致匱乏享按近本并下有藏字然則人君

非能散積聚。鈞羨也餘不足。分并財利而調民事也。

則君雖彊本趣耕。本謂務農趣讀為促而自為鑄幣而無已。

乃今使民下相役耳。惡能以為治乎。言人君若不

制其輕重雖鑄幣無限極而與人徒使豪富侵奪貧弱終不能致理也

梅生曰。君操其柄。故粟藏自君。利藏亦自君。

蓄賈不得乘民之不給以專利。本愈重則積

愈多。幣愈鑄則財愈廣。一國熙熙。盡聽大君

之調制。所謂利孔出於一。而其國無敵也。

歲適美。則市糶無予。而狗彘食人食。歲適凶。則市

糶釜十繼。而道有餓民。

然則豈壤力固不足。而食固不贍也哉。夫往歲

之糶賤。狗彘食人食。故來歲之民不足也。物適

賤。則半力而無予。民事不償其本。物適賤。則什

倍而不可得。民失其用。然則豈財物固寡。而本

委不足也哉。夫民利之時失。而物利之不平也。

故善者委施於民之所不足。操事於民之所有餘。

夫民有餘則輕之。故人君斂之以輕。民不足則重

之。故人君散之以重。斂積之以輕。散行之以重。故

君必有什倍之利。而財之橫古莫可得而平也。

夫大梅生曰。輕則上斂之而民悅。以便於易幣也。

重則上散之而民愈悅。以便於得食也。所謂

十倍之利者。非真以利為衡。國依於民。民利

則君利什倍也。

凡輕重之大利。以重射輕。以賤泄平。萬物之滿虛。

隨財準平。而不變。衡絕則重見。人君知其然。故守

之以準平。使萬室之都。必有萬鍾之藏。藏緡千萬。

使千室之都。必有千鍾之藏。藏緡百萬。春以奉耕。

夏以奉芸。耒耜械器。種饌糧食。畢取贍於君。故大

賈蓄家。不得豪奪吾民矣。然則何。君養其本謹也。

春賦以斂繒帛。夏貸以收秋實。蓋方春蠶家闕乏而賦與之約收其

繒帛方夏農人闕乏亦賦與之約取其穀實也是故民無廢事。而國無失

利也。人之所乏君悉與之則豪商富人不得擅其利

凡五穀者。萬物之主也。穀賤則萬物必賤。穀賤則

萬物必賤。享按穀貴二句見前乘馬數兩者為敵。則不俱平。故

人君御穀物之秩相勝。而操事於其不平之間。秩積

也食為人天故五穀之要可與萬物為敵其價常不俱平所以人君視兩事之委積可彼此相勝輕

重於其間則故萬民無籍而國利歸於君也。夫以

室廡籍謂之毀成。小曰室大曰廡音武以六畜籍。

謂之止生。畜許救反是使人不競牧養也以田畝

籍謂之禁耕。是止其耕稼也以正人籍謂之離情。正數之人若丁

壯也離情謂離心也以正戶籍謂之養羸。羸謂大賈畜家也

籍則至浮浪為大賈蓄家之所役屬增其利耳五者不可畢用故王者徧

行而不盡也。

梅生曰五者竝行而不盡故稅薄易供而民

不困。○此段意俱同前而文章微策故列上

層。

故天子籍於幣諸侯籍於食中歲之穀糶石十

錢大男食四石月有四十之籍大女食三石月

有三十之籍吾子食二石月有二十之籍歲凶

穀賈糶石二十錢則大男有八十之籍大女有

六十之籍吾子有四十之籍。按古之石準今之

歲每石稅十錢凶歲稅二十者非必稅其人謂

於操事輕重之間約收其利也享按大男大女

成丁也吾子幼穉也見前海王是人君非發號令收稽而戶籍

也彼人君守其本委謹而男女諸君吾子無不

服籍者也。也。言人君不用下令稅斂於人，但嚴

守利途，輕重在我。則無所逃其稅也。一人廩食，十人得餘，十人廩

食，百人得餘，百人廩食，千人得餘。夫物多則賤，

寡則貴。散則輕，聚則重。人君知其然，故視國之

羨不足而御其財物。穀賤則以幣予食，布帛賤

則以幣予衣。視物之輕重而御之，以準。故貴賤

可調，而君得其利。附劉補通典註：穀賤則以幣與食，布帛賤則以幣與衣。

者與當為易，隨所賤而以幣易取之，則輕重貴賤由君上也。前有萬乘之國，

而後有千乘之國，謂之抵國。前有千乘之國，而

後有萬乘之國，謂之距國。壤正方，四面受敵，謂

之衢國。以百乘衢處，謂之託食之君。千乘衢處，

壤削少半，萬乘衢處，壤削大半。何謂百乘衢處，

託食之君也。夫以百乘衢處，危懾圍阻，千乘萬

乘之間，夫國之君不相中，舉兵而相攻，必以為

扞格蔽圍之用。有功利不得鄉。附劉補鄉一作享。大臣

死於外，分壤而功列，陳繫纍獲虜，分賞而祿。是

壤地盡於功賞，而稅藏殫於繼孤也。是特名羅

於為君耳。無壤之有號，有百乘之守，而實無尺

壤之用。故謂託食之君。然則大國內款。小國用盡。何以及此。曰。百乘之國。官賦軌符。乘四時之朝夕。御之以輕重之準。然後百乘可及也。千乘之國。封天財之所殖。械器之所出。財物之所生。視歲之滿虛。而輕重其祿。然後千乘可足也。萬乘之國。守歲之滿虛。乘民之緩急。正其號令。而御其大準。然後萬乘可資也。玉起於禺音虞氏。金起於汝漢。珠起於赤野。東西南北。距周七千八百里。水絕壤斷。舟車不能通。先王為其途之遠。

朱

詮

其至之難。故託用於其重。以珠玉為上幣。以黃金為中幣。以刀布為下幣。三幣握之。則非有補於煖也。食之。則非有補於飽也。先王以守財物。以御民事。而平天下也。附劉補通典引此天下也。下有是以命之曰衡。

衡者使物一高一下。不得有調也。註若五穀與萬物平。則人無其利。故設上中下之幣。而行輕重之術。使一高一下。乃可權制利門。悉歸於上。

今人君籍求於民。令曰十日而具。則財物之賈什去一。令曰八日而具。則財物之賈什去二。令曰五日而具。則財物之賈什去半。朝令而夕具。則財物

之賈什去九。先王知其然。故不求於萬民。而籍於

號令也。曰八日而具限。相成之賈什去。今日正

今人吾辭求。汝月令曰十日而具限。相成之賈什

平對時時門然編於土

高文流對一高一不可

無其限對地土中不可

以命之日

以命之日

其至之鑿姑指用於其重以耗主為土帶以黃

詮敘管子成書卷第十四

唐齊州房玄齡

註

山國軌第七十四 建管山權數第七十五

山至數第七十六 地數第七十七

揆度第七十八 國準第七十九

山國軌第七十四

輕重七

桓公問管子曰。請問官國軌。管子對曰。田有軌。人

有軌。用有軌。鄉有軌。人事有軌。幣有軌。縣有軌。國有軌。不通於軌數而欲為國。不可。

桓公曰。行軌數柰何。對曰。某鄉田若干。人事之準若干。穀重若干。曰。某縣之人若干。田若干。幣若干。而中用。穀重若干。而中幣。終歲度人食其餘若干。曰。某鄉女勝事者。終歲績其功業若干。以功業直時而橫古莫反之。終歲人已衣被之後。餘衣若干。別羣軌。相壤宜。

梅生曰。此軌數。即後泰軌一篇。兩見故下列。

桓公曰。何謂別羣軌。相壤宜。管子對曰。有莞蒲之壤。有竹箭檀柘之壤。有汜下漸澤之壤。有水潦魚鼈之壤。今四壤之數。君皆善官而守之。則籍於財物。不籍於人畝。十畝之壤。君不以軌守。則民且守之。民有過移長力。不以本為得。此君失也。桓公曰。軌意安出。管子對曰。不陰據其軌。皆下制其上。桓公曰。此若言何謂也。管子對曰。某鄉田若干。食者若干。某鄉之女事若干。餘衣若干。謹行州里曰。田若干。人若干。人眾。田不度。食若干。曰。田若干。餘食

若干。必得軌程。此調之泰軌也。然後調立環乘之幣。田軌之有餘於其人食者。謹置公幣焉。大家衆小家寡。山田間田曰。終歲其食不足於其人若干。則置公幣焉。以滿其準。重歲豐年五穀登。謂高田之萌曰。附劉補吾所寄幣於子者若干。鄉穀之橫若干。請爲子什減三。穀爲上。幣爲下。高田撫閒田。山不被穀。十倍山田。以君寄幣。振其不贍。未淫失也。高田以時撫於主上。坐長加十也。女貢織帛。苟合于國奉者。皆置而券之。以鄉橫市準。曰。上無幣。

有穀。以穀準幣。環穀而應。筴國奉決穀。反準賦軌。

幣。穀廩重有加十。謂大家委貲家曰。上且修游。人

出若干幣。附趙標一本謂鄰縣曰。有實者皆勿左。

右。不贍則且爲人馬。假其食。民鄰縣四面皆橫。穀

坐長而十倍。上下令曰。貲家假幣。皆以穀準幣。直

幣而庚之。穀爲下。幣爲上。百都百縣軌據穀。坐長

十倍。環穀而應。假幣國幣之九在上。一在下。幣重

而萬物輕。斂萬物應之以幣。幣在下。萬物皆在上。

萬物重十倍。府官以市橫出萬物隆而止。附趙標

除作國軌布於未形。據其已成。乘令而進退。無求於民。謂之國軌。
梅生曰。此節總之。相田之高下。而多方均施。視歲之豐凶。而善為斂散。穀與幣時以為衡。坐其時以為上下。穀多則以幣斂穀。故民得其濟。而不用饒。穀少則以穀收幣。故民得其食。而不出於困。且又以幣斂萬物。幣盡在下。而萬物盡隆。於上。此君民兩利之術。非大有心計之臣。不能也。

桓公問於管子曰。不籍而贍國。為之有道乎。管

子對曰。軌守其時。有官天財。何求於民。桓公曰。

何謂官天財。管子對曰。泰春民之功繇。與招反。附趙標。

之字泰夏民之令之所止。令之所發。謂山澤之所禁發。

泰秋民令之所止。令之所發。泰冬民令之所止。

令之所發。此皆民所以時守也。此物之高下之

時也。此民之所以相并兼之時也。君守諸四務。

桓公曰。何謂四務。管子對曰。泰春民之且所用

者。君已廩之矣。泰夏民之且所用者。君已廩之

矣。泰秋民之且所用者。君已廩之矣。泰冬民之

且所用者。君廩藏也言四時人之所要皆先備

賸焉則豪人大已廩之矣。泰春功布日。春縑衣。

夏單衣。捍籠纍箕。勝籬屑糶。附趙標若干日之

功。用人若干。無貲之家。皆假之械器。勝籬屑糶。

公衣功已。而歸公衣折券。故力出於民。而用出

於上。春十日不害耕事。夏十日不害芸事。秋十

日不害斂實。冬二十日不害除田。此之謂時作。

桓公曰。善。吾欲立軌官。為之奈何。管子對曰。鹽

鐵之筴。足以立軌官。桓公曰。奈何。管子對曰。龍

夏之地。布黃金九千。以幣貲金。巨家以金。小家

以幣。周岐山至於崢丘之西。塞丘者。山邑之田

也。布幣稱貧富而調之。周壽陵而東。至少沙者。

中田也。據之以幣。巨家以金。小家以幣。三壤已

撫。而國穀再什倍。梁渭陽瑣之牛馬。滿齊衍。請

毆之顛齒。量其高壯。曰。國為師旅戰車。毆就斂

子之牛馬。上無幣。請以穀視市。橫而庚子牛馬。

為上粟。二家。二家散其粟。附趙標下二家。反準

牛馬歸於上。

管子曰。請立貲於民。有田倍之。內毋有其外。外皆爲貲壤。被鞍之馬千乘。齊之戰車之具。具於此。無求於民。此去丘邑之籍也。國穀之朝夕在上。山林廩械器之高下在上。春秋冬夏之輕重在上。行田疇。田中有木者。謂之穀賊。宮中四榮樹其餘曰。害女功。

宮室械器。非山無所仰。然後君立三等之租於山。曰。握以下者爲柴。楂把以上者爲室奉。三圍以上爲棺槨之奉。柴楂之租若干。室奉之租若干。棺槨之租若干。

管子曰。鹽鐵撫軌。穀一廩十。君常操九。民衣食而繇。下安無怨咎。去其田賦以租其山。巨家重葬其親者服重租。小家非葬其親者服小租。巨家美修其宮室者服重租。小家爲室廬者服小租。上立軌於國。民之貧富。如加之以繩。謂之國軌。

山權數第七十五

輕重八

桓公問管子曰。請問權數。管子對曰。天以時為權。地以財為權。人以力為權。君以令為權。失天之權。則人地之權亡。桓公曰。何為失天之權。則人地之權亡。管子對曰。湯七年旱。禹五年水。

民之無檀賣子者。

附劉補檀章延反糜也享按此句衍

湯以莊山之金鑄幣。而贖民之無檀賣子者。禹以歷山之金鑄幣。而贖民之無檀賣子者。故天權失。人地之權皆失也。故王者歲守十分之參。三年與

少半成歲。三十一年而藏十一年。與少半藏參之一。不足以傷民。而農夫敬事力作。故天毀堊凶旱水洸。民無入於溝壑乞請者也。此守時以待天權之道也。

桓公曰。善。吾欲行三權之數。為之奈何。管子對

曰。梁山之陽。精

千見反

緡夜石之幣。天下無有。管

子曰。以守國穀。歲守一分以行五年。國穀之重。什倍異日。管子曰。請立幣國銅以二年之粟。顧之。立黔落力重與天下調。

附趙標字疑有誤

彼重則見

射。輕則見泄。故與天下調泄者失權也。見射者失筴也。不備天權。下相求備。準下陰相隸。此刑罰之所起。而亂之之本也。故平則不平。民富則不如貧。委積則虛矣。此三權之失也已。桓公曰。守三權之數。柰何。管子對曰。大豐則藏分。阨亦藏分。桓公曰。阨者所以益也。何以藏分。管子對曰。隘則易益也。一可以爲十。十可以爲百。以阨守豐。阨之準數。一上十。豐之筴數。十去九。則吾九爲餘於數。筴豐則三權皆在君。此之謂國權。

桓公問於管子曰。請問國制。管子對曰。國無制。地有量。桓公曰。何謂國無制。地有量。管子對曰。高田十石。間田五石。庸田三石。其餘皆屬諸荒田。地量百畝。一夫之力也。粟賈一。粟賈十。粟賈三十。粟賈百。其在流筴者。百畝從中。千畝之筴也。然則百乘從千乘也。千乘從萬乘也。故地無量。國無筴。桓公曰。善。今欲爲大國。大國欲爲天下。不通權筴。其無能者矣。

桓公曰。今行權。柰何。管子對曰。君通於廣狹之數。

不以狹畏廣。通於輕重之數。不以少畏多。此國筭之大者也。桓公曰。善。蓋天下。視海內。長譽而無止。爲之有道乎。管子對曰。有。曰。軌守其數。準平其流。動於未形。而守事已成。物一也。而十是九。爲用。徐疾之數。輕重之筭也。一可以爲十。十可以爲百。引十之半。而藏四。以五操事。在君之決塞。桓公曰。何謂決塞。管子曰。君不高仁。則國不相被。君不高慈。孝。則民簡其親。而輕過。此亂之至也。則君請以國筭十分之一者。樹表置高。鄉之。孝子聘之幣。孝子

兄弟衆寡。不與師旅之事。樹表置高。而高仁慈。孝財散而輕。乘輕而守之。以筭。則十之五有在上。運五如行事。如日月之終復。此長有天下之道。謂之準道。

梅生曰。高仁高慈。孝乘民之富足。而風之禮。以置義之化。

桓公問於管子曰。請問教數。管子對曰。民之能明於農事者。

置之黃金一斤。直食八石。

民之能蕃育六畜者。

置之黃金一斤。直食八石。

民之能樹藝者。

置之黃金一斤。直食八石。

民之能樹瓜瓠葷菜百果使蕃衰者。

附趙標
衰育同

置之黃金一斤。直食八石。

民之能已民疾病者。

置之黃金一斤。直食八石。

民之知時曰歲且阨曰某穀不登曰某穀豐者。

置之黃金一斤。直食八石。

民之通於蠶桑使蠶不疾病者皆置之黃金一斤。

直食八石。謹聽其言而藏之官使師旅之事無所

與。此國筴之者也。國用相靡而足。相困揲而奢。

附趙

標奢
吝同

然後置四限高下。令之徐疾。毆屏萬物。守之

以筴。有五官技。桓公曰。何謂五官技。管子曰。詩者。

所以記物也。時者。所以記歲也。春秋者。所以記成

敗也。行者。道民之利害也。易者。所以守凶吉成敗

也。卜者。卜凶吉利害也。民之能此者。皆一馬之田。

一金之衣。此使君不迷妄之數也。六家者即見其時。使豫先蚤閑之日受之。故君無失時。無失筴。萬物興豐無失利。遠占得失以爲未教。詩記人無失辭。行殫道無失義。易守禍福凶吉不相亂。此謂君

揀

筆永反說
反與柄同

梅生曰。每樹蓄必求其能者。而給賞優置之。所以惠養黎民。無所不盡其心。至五官技之設。駸駸乎進於教以翼民行矣。

桓公問於管子曰。權揀之數。吾已得聞之矣。守

國之固柰何。曰。能皆已官。時皆已官。得失之數。萬物之終始。君皆已官之矣。其餘皆以數行。桓公曰。何謂以數行。管子對曰。穀者。民之司命也。智者。民之輔也。民智而君愚。下富而君貧。下貧而君富。此之謂事名二。國機。徐疾而已矣。君道。度法而已矣。人心。禁繆而已矣。桓公曰。何謂度法。何謂禁繆。管子對曰。度法者。量人力而舉功。禁繆者。非往而戒來。故禍不萌通。而民無患咎。桓公曰。請聞心禁。管子對曰。晉有臣不忠於其

君。慮殺其主。謂之公過。諸公過之家。毋使得事君。此晉之過失也。齊之公過。坐立長差。惡惡乎來刑。善善乎來榮。戒也。此之謂國戒。

桓公問管子曰。輕重準施之矣。筭盡於此乎。管子曰。未也。將御神用寶。桓公曰。何謂御神用寶。

管子對曰。北郭有掘闕而得龜者。掘穿也。求物反。穿地至泉。

曰闕求。月反。此檢數百里之地也。檢猶比也。以此龜為用者其數可比。

百里之地。桓公曰。何謂得龜百里之地。管子對曰。北

郭之得龜者。今過之平盤之中。令力呈反。過之猶置之也。平盤

者大盤也。君請起十乘之使。百金之提。起發也。提裝也。使色吏反。

命北郭得龜之家曰。賜若服中大夫。若汝也。中大夫齊爵

也。曰。東海之子類於龜。東海之子其狀類龜。假言此龜東海之子耳。東

海之子者海神之子也。託舍於若。託舍猶寄居也。賜若大夫之服

以終而身。而若也。勞若以百金。勞賜也。之龜為無貲。

之是也。是龜至寶而無貲也。無貲無價也。而藏諸泰臺。泰臺高一日

而釁之以四牛。立寶曰無貲。立龜為寶。號曰無貲。還四年。

伐孤竹。還四年後四年。丁氏之家粟。丁氏齊之富人。所謂丁憲也。可

食三軍之師。行五月。食音嗣。下以意料。召丁氏

而命之曰。吾有無貲之寶於此。吾今將有大事。

請以寶為質於子。音致下皆同以假子之邑粟。即家粟也

丁氏北鄉再拜入粟。不敢受寶質。桓公命丁氏

曰。寡人老矣。為子者不知此數。終受吾質。丁氏

歸。革築室。賦籍藏龜。革更也。賦敷也。籍席也。才夜反。還。四年伐

孤竹。謂丁氏之粟。中食三軍五月之食。桓公立

貢數。文行中七年。龜中四千金。黑白之子當千

金。凡貢制中。二齊之壤。筴也。用貢國危。出寶國

安行流。桓公曰。何謂流。管子對曰。物有豫。則君

失筴而民失生矣。故善為天下者。操於二豫之

外。桓公曰。何謂二豫之外。管子對曰。萬乘之國。

不可以無萬金之蓄飾。千乘之國。不可以無千

金之蓄飾。百乘之國。不可以無百金之蓄飾。以

此與令進退。此之謂乘時。

山至數第七十六

輕重九

桓公問管子曰。附趙標語梁聚謂寡人曰。古者

輕賦稅而肥籍斂。取下無順於此者矣。梁聚之

言何如。管子對曰。梁聚之言非也。彼輕賦稅。則倉廩虛。肥籍斂。則械器不奉。械器不奉。而諸侯之皮幣不衣。倉廩虛。則俸賤無祿。附趙標傳音恣立事曰俸外皮幣不衣於天下。內國俸賤。梁聚之言非也。君有山。山有金。以立幣。以幣準穀。而授祿。故國穀斯在上。

穀賈什倍。農夫夜寢蚤起。不待見使。五穀什倍。士半祿而死。君農夫夜寢蚤起。力作而無止。彼善爲國者。不曰使之。使不得不使。不曰用之。使

不得不用。

故使民無有不得不使者。夫梁聚之言非也。桓公曰善。

桓公又問於管子曰。有人教我謂之請士曰。何不官百能。管子對曰。何謂百能。桓公曰。使智士盡其智。謀士盡其謀。百工盡其巧。若此。則可以爲國乎。管子對曰。請士之言非也。

祿肥則士不死。幣輕則士簡賞。萬物輕則士偷幸。三怠在國。何數之有。彼穀十藏於上。三游於下。

謀士盡其慮。智士盡其知。勇士輕其死。請士所謂妄言也。不通於輕重。謂之妄言。

桓公問於管子曰。昔者周人有天下。諸侯賓服。名教通於天下。而奪於其下。何數也。管子對曰。君分壤而貢入。市朝同流。黃金一筴也。江陽之珠一筴也。秦之明山之曾青一筴也。此謂以寡爲多。以狹爲廣。軌出之屬也。桓公曰。天下之數。盡於軌出之屬也。今國穀重什倍而萬物輕。大夫謂賈之子爲吾運穀而斂財。穀之重一也。今

九爲餘。穀重而萬物輕。若此。則國財九在大夫矣。國歲反一財物之九者。皆倍重而出矣。財物在下。幣之九在大夫。然則幣穀羨在大夫也。天子以客行。今以時出。熟穀之人亡。諸侯受而官之。連朋而聚。與高下萬物以合民用。內則大夫自還而不盡忠。外則諸侯連朋合與。熟穀之人則去亡。故天子失其權也。桓公曰。善。

桓公又問管子曰。終身有天下而勿失。爲之有道乎。管子對曰。請勿施於天下。獨施之於吾國。桓公

管子地員篇

曰。此若言何謂也。管子對曰。國之廣狹。壤之肥瘠。有數。終歲食餘有數。彼守國者。守穀而已矣。曰某

縣之壤廣若干。某縣之壤狹若干。國之廣狹肥瘠。人之所食多少。其數君素皆知之。則必積委幣。委蓄也。各於縣州里蓄積。錢幣所謂萬室之邑。必有

萬鍾之藏。藏縱千萬千室之邑。必有千鍾之藏。藏縱百萬。於是縣州里受公錢。

公錢即積。委之幣。泰秋國穀去參之一。去減也。丘呂反。君下令謂

郡縣屬大夫里邑。皆籍粟入若干。穀重一也。以藏

於上者。一其穀價。國穀參分。則二分在上矣。言先

於縣邑。當秋時。下令收糴也。則魏李悝行平糴之法。上熟糴三捨。一中熟糴二捨。一下熟中分之。蓋

出於此。今言去三之一者。約中熟為準耳。泰春國穀倍重數也。泰夏賦

穀以市橫。古莫反。民皆受上穀以治田土。泰秋田穀

之存予者若干。今上斂穀以幣。民曰無幣。以穀則

民之三有歸於上矣。言當春穀賤之時。計其價以穀賦與人。秋則斂其幣。雖設

此。今本意收其穀入。既無幣。請輸穀。故歸於上。重之相因。時之化舉。無不

為國策。重之相因。若春時穀賤收穀也。因時之輕重。無不以

術權之。

君用大夫之委。以流歸於上。君用民。以時歸於

君。藏輕出輕。以重數也。則彼安有自還之大夫

君。藏輕出輕。以重數也。則彼安有自還之大夫

管子地員篇 卷十四 山至數 十六 三百零七

獨委之。

彼諸侯之穀十。使吾國穀二十。則諸侯穀歸吾國矣。諸侯穀二十。吾國穀十。則吾國穀歸於諸侯矣。故善爲天下者。謹守重流。重流謂嚴守穀價不使流散而天下不吾洩矣。洩散也吾穀不散出彼重之相歸。如水之就下。吾國歲非凶也。以幣藏之。故國穀倍重。故諸侯之穀至也。是藏一分以致諸侯之一分。利不奪於天下。大夫不得以富侈。以重藏輕國。常有十國之筴也。故諸侯服而無正。臣橫從而以忠。

此以輕重御天下之道也。謂之數應。

梅生曰。此篇某縣之壤廣若干一段。言上能積穀。則穀不委於民間。彼諸侯之國十一段。言上能致穀。則穀不洩於天下。真國筴之得而豫備以待凶荒師旅者也。

桓公問管子曰。請問國會。管子對曰。君失大夫爲無伍。失民爲失下。

故守大夫以縣之筴。守一縣以一鄉之筴。守一鄉以一家之筴。守家以一人之筴。桓公曰。其會

數柰何。管子對曰。幣準之數。一縣必有一縣中
田之策。一鄉必有一鄉中田之策。一家必有一
家直人之用。故不以時守郡爲無與。不以時守
鄉爲無伍。桓公曰。行此柰何。管子對曰。大夫
王者藏於民。霸者藏於大夫。殘國亡家藏於篋。

桓公曰。何謂藏於民。請散棧臺之錢。散諸城陽。
鹿臺之布。散諸濟陰。君下令於百姓曰。民富。君
無與貧。民貧。君無與富。故賦無錢布。府無藏財。
貨藏於民。歲豐五穀登。五穀大輕。穀賈去上歲

之分。以幣據之。穀爲君。幣爲下。國幣盡在下。幣
輕穀重。上分上歲之二分在下。下歲之二分在
上。則二歲者。四分在上。則國穀之一分在下。穀
三倍重。邦布之籍。終歲十錢。人家受食十畝。加
十。是一家十戶也。出於國穀。筴而藏於幣者也。
以國幣之分。復布百姓。四減國穀。三在上。一在
下。復筴也。大夫聚壤而封。積實而驕。上請奪之。
以會。桓公曰。何謂奪之以會。管子對曰。粟之三
分在上。謂民萌皆受上粟。度君藏焉。五穀相靡。

而重。去什三為餘。以國幣穀準反行。大夫無什於重。君以幣賦祿什在上。君出穀什而去七。君斂三。上賦七。散振不資者。仁義也。五穀相靡而輕數也。以鄉完重而籍國數也。出實財。散仁義。萬物輕數也。乘時進退。故曰。

王者乘時。聖人乘易。

享按王者有天下者也為天

易窮則變非

聖人不能桓公曰善。

桓公問管子曰。特命我曰。天子三百領泰嗇而散。大夫準此而行。此如何。附趙標特命我者特

教我者特

也領去也教我如古之天子領去奢泰省嗇其用以散之大。夫使大夫不致取民依此而行為管子曰。非法家也。大夫高其壟。美其室。此奪

農事及市庸。此非便國之道也。民不得以織為繆。綃而狸之於地。彼善為國者。乘時徐疾而已矣。謂之國會。

桓公問管子曰。請問爭奪之事何如。管子曰。以戚始。桓公曰。何謂用戚始。管子對曰。君人之主。弟兄十人。分國為十。兄弟五人。分國為五。三世則昭穆同祖。十世則為祏。故伏尸滿衍。兵決而

無止。輕重之家。復游於其間。故曰。毋予人以壤。毋授人以財。財終則有始。與四時廢起。聖人理之。以徐疾。守之以決塞。奪之以輕重。行之以仁義。故與天壤同數。此王者之大轡也。

桓公問管子曰。請問幣乘馬。管子對曰。始取夫三大夫之家。方六里而一乘。二十七人而奉一乘。幣乘馬者。方六里。田之美惡若干。穀之多寡若干。穀之賤賤若干。凡方六里。用幣若干。穀之重用幣若干。故幣乘馬者。布幣於國。幣為一國

陸地之數。謂之幣乘馬。桓公曰。行幣乘馬之數

柰何。即臣乘馬所謂篋乘馬者。臣猶實也。篋者以幣為篋而洩。重射輕。管子對

曰。士受資以幣。大夫受邑以幣。人馬受食以幣。則一國之穀資在上。幣貲在下。國穀什倍數也。萬物財物。去什二筴也。皮革筋角羽毛竹箭器

械財物。苟合于國器。君用者。皆有矩券於上。矩券

常君實鄉州藏焉。周制萬二千五百為鄉二千

尚用曰某月某日。苟從責者。責讀為債鄉決州決。故

曰就庸。一日而決。國筴出於穀。軌國之筴貨幣

乘馬者也。

貨價也。言應合受公家之所給。皆與之幣。則穀之價。君上權之。其幣在下。

故穀倍重。其有皮革之類。堪於所用者。所在鄉州。有其數。若今官曹簿帳。人有負公家之債。若未耜種。糧之類者。官司如要器用。若皮革之類者。則與其準納。如要功庸者。令就役。一日除其簿書耳。此蓋君上一切權之也。詳輕重之本。皆摧抑富商。兼并之家。監塞利門。則與奪貧富。悉由號令。然可易為理也。

今刀布藏於官府。巧幣萬物輕重。皆在賈之。彼幣重而萬物輕。幣輕而萬物重。彼穀重而穀輕。人君操穀幣金衡。而天下可定也。此守天下之數也。

桓公問於管子曰。準衡輕重國會。吾得聞之矣。

請問縣數。管子對曰。狼牡以至於馮會之日。龍

夏以北。至于海莊。禽獸羊牛之地也。何不以此

通國筴哉。桓公曰。何謂通國筴。管子對曰。馮市

門一吏書贅直事。若其事。唐圉牧食之人。養視

不失。扞殂者。去其都秩。與其縣秩。大夫不鄉贅

合游者。謂之無禮義。大夫幽。其春秋列。民幽。其

門山之祠。馮會。龍夏。牛羊犧牲。月賈十倍異日。

此出諸禮義。籍於無用之地。因捫牢筴也。謂之

通。

桓公問管子曰。請問國勢。管子對曰。有山處之國。有汜下多水之國。有山地分之國。有水洸之國。有漏壤之國。此國之五勢。人君之所憂也。山處之國。常藏穀三分之一。汜下多水之國。常操國穀三分之一。山地分之國。常操國穀十分之一。水泉之所傷。水洸之國。常操十分之一。漏壤之國。謹下。諸侯之五穀。與工雕文梓器以下。天下之五穀。此準時五勢之數也。

桓公問管子曰。今有海內縣諸侯。則國勢不用已乎。管子對曰。今以諸侯爲筭。公州之飾焉。以乘四時。行捫牢之筴。以東西南北相彼。用平而準。故曰。爲諸侯。則高下萬物以應諸侯。徧有天下。則賦幣以守萬物之朝夕。調而已。利有足則行。不滿則有止。王者鄉州以時察之。故利不相傾。縣死其所君。守大奉一。謂之國簿。

地數第七十七

輕重十

桓公曰。地數可得聞乎。管子對曰。地之東西二萬

八千里。南北二萬六千里。其出水者八千里。受水者八千里。出銅之山四百六十七山。出鐵之山三千六百九山。此之所以分壤樹穀也。戈矛之所發。刀幣之所起也。能者有餘。拙者不足。

封於泰山。禪於梁父。封禪之王七十二家。得失之數皆在此內。是謂國用。桓公曰。何謂得失之數皆在此。管子對曰。昔者桀霸有天下而用不足。湯有七十里之薄而用有餘。天非獨爲湯雨菽粟。而地非獨爲湯出財物也。伊尹善通移輕重。開

闔決塞。通於高下。徐疾之筴。坐起之費時也。黃帝問於伯高曰。吾欲陶天下而以爲一家。爲之有道乎。伯高對曰。請刈其莞而樹之。附趙標莞吾謹逃

一作莧

其蚤牙。則天下可陶而爲一家。黃帝曰。此若言可得聞乎。伯高對曰。上有丹沙者。下有黃金。上有慈石者。下有銅金。上有陵石者。下有鉛錫赤銅。上有赭者。下有鐵。此山之見榮者也。苟山之見其榮。君謹封而祭之。距封十里而爲一壇。是則使乘者下行。行者趨。若犯令者。罪死不赦。然則與折取之遠。

言金幣二成書卷十四
矣。修教十年。而葛盧之山發而出水。金從之。蚩尤受而制之。以爲劔鎧矛戟。是歲相兼者諸侯九。雍狐之山發而出水。金從之。蚩尤受而制之。以爲雍狐之戟。芮戈。是歲相兼者諸侯十二。故天下之君頓戟一怒。伏尸滿野。此見戈之本也。

桓公問於管子曰。請問天財所出。地利所在。管子對曰。山上有赭者。其下有鐵。上有鉛者。其下有銀。一曰。上有鉛者。其下有銑銀。上有丹沙者。其下有銑金。上有慈石者。其下有銅金。此山之見榮者也。

苟山之見榮者。謹封而爲禁。有動封山者。罪死而不赦。有犯令者。左足入。左足斷。右足入。右足斷。然則其與犯之遠矣。此天財地利之所在也。桓公問於管子曰。以天財地利立功成名於天下者。誰子也。管子對曰。文武是也。桓公曰。此若言何謂也。管子對曰。夫玉起於牛氏邊山。金起於汝漢之右澆。珠起於赤野之末光。此皆距周七千八百里。其涂遠而至難。故先王各用於其重。珠玉爲上幣。黃金爲中幣。刀布爲下幣。今疾則黃金重。令徐則黃金

輕先王權度其號令之徐疾高下其中幣而制下
上之用則文武是也。

桓公問於管子曰。吾欲守國財而毋稅於天下
而外因天下可乎。管子對曰。可。夫水激而流渠
令疾而物重。先王理其號令之徐疾。內守國財
而外因天下矣。桓公問於管子曰。其行事柰何。

管子對曰。夫昔者武王有巨橋之粟。賢糴之數。

武王既勝殷得巨橋粟欲使糴賢
巨橋倉在今廣平郡曲周縣也

桓公曰。為之

柰何。管子對曰。武王立重泉之戍。戍名也假設
此戍名欲人

憚役而競收粟
也重丈恭反

令曰。民自有百鼓之粟者不行。

鼓十二
斛也

民舉所最粟

舉盡也最聚
也子外反

以避重泉之

戍而國穀二什倍。巨橋之粟亦二什倍。武王以

巨橋之粟二什倍而市繒帛。軍五歲毋籍衣於

民。以巨橋之粟二什倍而衡黃金百萬。衡平
也終

身無籍於民。準衡之數也。

梅生曰。立重泉之戍以強取民穀。民豈應之

聞武王發巨橋之粟矣。未聞其賢糴之數也。

雖曰市繒帛。軍五歲毋籍衣于民。衡黃金終

身無籍於民。資談說可耳。無是事也。
桓公問於管子曰。今亦可以行此乎。管子對曰。
可。夫楚有汝漢之金。齊有渠展之鹽。燕有遼東
之煮。此三者。亦可以當武王之數。十口之家。十
人啗鹽。百口之家。百人啗鹽。凡食鹽之數。一月。
丈夫五升少半。婦人三升少半。嬰兒二升少半。
鹽之重。升加分耗而釜五十。升加一耗而釜百。
升加十耗而釜千。君伐菹薪。煮泝水爲鹽。正而
積之。三萬鍾。至陽春。請籍於時。桓公曰。何謂籍。

於時。管子曰。陽春農事方作。今民毋得築垣牆。
毋得繕冢墓。丈夫毋得治宮室。毋得立臺榭。北
海之衆。毋得聚庸而煮鹽。然鹽之賈必四什倍。
君以四什之賈。修河濟之流。南輸梁趙。宋衛濮
陽。惡食無鹽則腫。守圉之本。其用鹽獨重。君伐
菹薪。煮泝水以籍於天下。然則天下不減矣。
按

鹽筴前見海王
後見輕重甲

桓公問於管子曰。吾欲富本而豐五穀可乎。管子
對曰。不可。夫本富而財物衆。不能守。則稅於天下。

五穀興豐巨錢而天下賚則稅於天下。然則吾民常為天下虜矣。夫善用本者若以身濟於大海觀風之所起天下高則高天下下則下天高我下則財利稅於天下矣。

桓公問於管子曰事盡於此乎管子對曰未也夫齊衢處之本通達所出也游子勝商之所道人求本者食吾本粟因吾本幣騏驥黃金然後出令有徐疾物有輕重然後天下之寶壹為我用善者用非有使非人。

揆度第七十八

輕重十一

齊桓公問於管子曰自燧人以來其大會可得而聞乎管子對曰燧人以來未有不以輕重為天下也。共工之王帝共工氏繼女媧有天下水處什之七。陸處什之

三。乘天勢以監制天下。至於黃帝之王謹逃其爪

牙。不利其器。藏祕鋒芒不示人行機燒山林破

增藪焚沛澤。沛大澤也一說水草兼處日沛逐禽獸實以益人。然

後天下可得而牧也。至於堯舜之王所以化海內

者。北羽禹氏之玉。禹氏西北戎所出南賚江漢之珠。其

勝禽焚市。執以大夫隨之。勝猶益也。禽獸之仇者使其逐禽獸如從仇讎

也。以大隨之者使其大夫散邑粟財物隨其人求其禽獸之皮桓公曰。何謂

也。管子對曰。令諸侯之子將委質者。諸國君之子若衛公子開

方魯公子季友之類皆以雙武之皮。雙虎之皮以為裘卿大夫豹飾。

卿大夫上大夫也。襟也。袖謂之飾。列大夫豹檐。列大夫中大夫也。襟謂之檐。音昌。詹反。

大夫散其邑粟。與其財物。以市虎豹之皮。故山林

之人。刺其猛獸。刺音七。亦反。若從親戚之仇。此君冕服

於廟。而猛獸勝於外。大夫已散其財物。萬人得受

其流。此堯舜之數也。言堯舜嘗用此數

梅生曰。聖王鼓舞萬民。要在默運其機。易曰。

神而化之。使民宜之。以除害而兼之。得利。故

財幣不屯於上。而猛獸已除於下。

桓公曰。事名二。正名五。而天下治。何謂事名二。對

曰。天筴陽也。壤筴陰也。此謂事名二。何謂正名五。

對曰。權也。衡也。規也。矩也。準也。此謂正名五。其在

色者。青黃白黑赤也。其在聲者。宮商羽徵角也。其

在味者。酸辛鹹苦甘也。二五者。童山竭澤。人君以

數制之人。味者所以守民口也。聲者所以守民耳也。色者所以守民目也。人君失二五者亡其國。大夫失二五者亡其勢。民失二五者亡其家。此國之臣機也。謂之國機。
輕重之法曰。自言能爲司馬。不能爲司馬者。殺其身。以釁其鼓。自言能治田土。不能治田土者。殺其身。以釁其社。自言能爲官。不能爲官者。剗以爲門父。故無敢姦能誣祿。至於君者矣。故相任寅爲官都。重門擊柝不能去。亦隨之以法。

桓公問於管子曰。請問大準。管子對曰。大準者。天下皆制我而無我焉。此謂大準。桓公曰。何謂也。管子對曰。今天下起兵加我。臣之能謀厲國定名者。割壤而封。臣之能以車兵進退成功立名者。割壤而封。然則是天下盡封君之臣也。非君封之也。天下已封君之臣十里矣。天下每動。重封君之民二十里。君之民非富也。鄰國富之。鄰國每動。重富君之民。貧者重貧。富者重富。大準之數也。桓公曰。何謂也。管子對曰。今天下起兵加我。民棄其耒耜。出

持戈於外。然則國不得耕。此非天凶也。此人凶也。君朝令而夕求具。民肆其財物與其五穀。為讎厭而去。賈人受而廩之。然則國財之一分在賈人。師罷。民反其事。萬物反其重。賈人出其財物。國幣之少分廩於賈人。若此。則幣重三分。財物之輕重三分。賈人市於三之間。國之財物。盡在賈人。而君無筴焉。民更相制。君無有事焉。此輕重之大準也。管子曰。人君操本。民不得操末。人君操始。民不得操卒。其在涂者。籍之於衢塞。其在穀者。守之春秋。其在萬物者。立貲而行。故物動則應之。故豫奪其涂。則民無遵。君守其流。則民失其高。故守四方之高下。國無游賈。賔賤相當。此謂國衡。以利相守。則數歸於君矣。

管子曰。善正商任者。省有肆。省有肆。則市朝閒。市朝閒。則田野充。田野充。則民財足。民財足。則君賦斂焉不窮。今則不然。民重而君重。重而不能輕。民輕而君輕。輕而不能重。天下善者不然。民重則君輕。民輕則君重。此乃財餘以滿不足。

之數。故凡不能調民利者。不可以為大治。不察於終始。不可以為至矣。動左右以重相因。二十

國之策也。

附劉補別本二十作世字下放此

鹽鐵二十國之策

也。錫金二十國之策也。五官之數。不籍於民。

桓公問於管子曰。輕重之數惡終。管子對曰。若四時之更舉。無所終。國有患憂。輕重五穀以調用。積餘臧羨以備賞。天下賓服。有海內。以富誠信仁義之士。故民高辭讓。無為奇恠者。彼輕重者。諸侯不服。以出戰。諸侯賓服。以行仁義。

管子曰。一歲耕。五歲食粟。賈五倍。一歲耕。六歲食粟。賈六倍。二年耕而十一年食。夫富能奪。貧能予。乃可以為天下。且天下者。處茲行茲。若此而天下可壹也。夫天下者。使之不使。用之不用。故善為天下者。毋曰使之。使不得不使。毋曰用之。用不得不用也。

管子曰。善為國者。如金石之相舉。重鈞則金傾。故治權則勢重。治道則勢羸。今穀重於吾國。輕於天下。則諸侯之自泄。如原水之就下。故物重

則至。輕則去。有以重至而輕處者。我動而錯之。天下卽已於我矣。物臧則重。發則輕。散則多。幣重則民死利。幣輕則決而不用。故輕重調於數而止。不待不用也。

五穀者。民之司命也。刀幣者。溝瀆也。號令者。徐疾也。今重於寶。社稷重於親戚。胡謂也。對曰。夫城郭拔。社稷不血食。無生臣。親沒之後。無死子。此社稷之所重於親戚者也。故有城無人。謂之守平虛。有人而無甲兵。而無食。謂之與禍居。

桓公問於管子曰。吾聞海內玉幣有七筴。可得而聞乎。管子對曰。陰山之礪磬。一筴也。燕之紫山白金。一筴也。發朝鮮之文皮。一筴也。汝漢水之右衢黃金。一筴也。江陽之珠。一筴也。秦明山之曾青。一筴也。禺氏邊山之玉。一筴也。此謂以寡爲多。以狹爲廣。天下之數。盡於輕重矣。

桓公問於管子曰。陰山之馬。具駕者千乘。馬之平賈萬也。金之平賈萬也。吾有伏金千斤。爲此柰何。管子對曰。君請使與正籍者。皆以幣還於

言金幣二片書不卷十四
金。吾至四萬。此一爲四矣。吾非埏埴搖鑪鑿而
立黃金也。今黃金之重。一爲四者數也。珠起於
赤野之末光。黃金起於汝漢水之右衢。玉起於
禺氏之邊山。此度去周七千八百里。其涂遠。其
至阨。故先王度用其重而因之。珠玉爲上幣。黃
金爲中幣。刀布爲下幣。先王高下中幣。利下土
之用。百乘之國。中而立市。東西南北度五十里。
一日定慮。二日定載。三日出竟。五日而反。百乘
之制。輕重毋過五日。百乘爲耕田萬頃。爲戶萬

戶。爲開口十萬人。爲分者萬人。爲輕車百乘。爲
馬四百匹。千乘之國。中而立市。東西南北度百
五十餘里。二日定慮。三日定載。五日出竟。十日
而反。千乘之制。輕重毋過一旬。千乘爲耕田十
萬頃。爲戶十萬戶。爲開口百萬人。爲當分者十
萬人。爲輕車千乘。爲馬四千匹。萬乘之國。中而
立市。東西南北度五百里。三日定慮。五日出載。
十日出竟。二十日而反。萬乘之制。輕重毋過二
旬。萬乘爲耕田百萬頃。爲戶百萬戶。爲開口千

萬人爲當分者百萬人。爲輕車萬乘。爲馬四萬匹。日出京二十日。而又萬乘之師。重甲四萬。

管子曰。匹夫爲鰥。匹婦爲寡。老而無子者爲獨。君問其若有子弟師役而死者。父母爲獨。上必葬之。衣衾三領。木必三寸。鄉吏視事。葬於公壤。若產而無弟兄。上必賜之匹馬之壤。故親之殺其子。以爲上用。不苦也。君終歲行邑里。其人力同而宮室美者。良萌也。力作者也。脯二束。酒一石。以賜之。力足蕩遊不作。老者譙之。當壯者遣之。邊戍。民之無本。

者。貸之圃疆。故百事皆舉。無畱力失時之民。此皆國策之數也。

賈梅生曰。於老而無子之中。獨重其子弟死事者。故民不難捨子以從君。於勤墮相形之中。不獨譴其力足不作者。故民不難乘時以趨本。此國之所以漸於富強而不自覺也。

上農挾五。中農挾四。下農挾三。上女衣五。中女衣四。下女衣三。農有常業。女有常事。一農不耕。民有爲之飢者。一女不織。民有爲之寒者。飢寒凍餓。必

起於糞土。故先王謹於其始。

一其事再其本。民無檀者。賣其子。三其本。若為食。四其本。則鄉里給。五其本。則遠近通。然後死得葬矣。事不能再其本而上之求焉。無止。然則姦涂不可獨遵。貨財不安於拘。隨之以法。則中內慚民也。附趙標慚一作慚音衫芟也輕重不調。無檀之民不可責理。鬻子不可得使。君失其民。父失其子。亡國之數也。

管子曰。神農之數曰。一穀不登。減一穀。穀之法什

倍。二穀不登。減二穀。穀之法再什倍。夷疏滿之。無食者。予之陳。無種者。貸之新。故無什倍之賈。無倍稱之民。

國準第七十九

輕重十一

桓公問於管子曰。國準可得聞乎。管子對曰。國準者。視時而立儀。

桓公曰。何謂視時而立儀。對曰。黃帝之王。謹逃其爪牙。有虞之王。枯澤童山。夏后之王。燒增藪。

焚沛澤。不益民之利。殷人之王。諸侯無牛馬之
牢。不利其器。周人之王。官能以備物。五家之數
殊而用一也。桓公曰。然則五家之數籍。何者爲
善也。管子對曰。燒山林。破增藪。焚沛澤。猛獸衆
也。童山竭澤者。君智不足也。燒增藪。焚沛澤。不
益民利。逃械器。閉智能者。輔已者也。諸侯無牛
馬之牢。不利其器者。曰淫器而壹民心者也。以
食人御人。逃戈刃。高仁義。乘天固以安已者也。五
家之數殊而用一也。桓公曰。今當時之王者。立
論何而可。管子對曰。請兼用五家而勿盡。

桓公曰。何謂。管子對曰。立祈祥以固山澤。立械器
以使萬物。天下皆利而謹操重筴。童山竭澤。益利
搏流。出山金立幣存菹丘。立駢牢以爲民饒。彼菹
菜之壤。非五穀之所生也。麋鹿牛馬之地。春秋賦
生殺老。立施以守五穀。附趙標一本施作弛弛上
有殺字五穀下又有之所
也。此以無用之壤。臧民之羸。

五家之數。皆用而勿盡。桓公曰。五代之王。以盡天下數矣。來世之王者。

桓公曰。輕重有數乎。管子對曰。輕重無數。物發而應之。聞聲而乘之。故爲國不能來天下之財。致天下之民。則國不可成。桓公曰。何謂來天下之財。管子對曰。昔者桀之時。女樂三萬人。端諫晨樂。聞於三衢。是無不服文繡衣裳者。伊尹以薄之游女。王文繡纂組。一純得粟百鍾於桀之國。夫桀之國者。天子之國也。桀無天下憂。飾婦女鼓鍾之樂。故伊尹得其粟而奪之流。此之謂來天下之財。桓公曰。何謂致天下之民。管子對

曰。請使州有一掌。里有積五窠。民無以與正籍者。予之長假。死而不葬者。予之長度。飢者得食。寒者得衣。死者得葬。不資者得振。則天下之歸我者若流水。此之謂致天下之民。故聖人善用非其有。使非其人。動言搖辭。萬民可得而親。桓公曰。善。

梅生曰。伊尹必不以薄女之文繡纂組。得桀粟而奪之流。此好事之誣。然自可爲君縱樂者之戒。

桓公問管子曰。夫湯以七十里之薄。兼桀之天下。其故何也。管子對曰。桀者。冬不爲杙。夏不束柎。以觀凍溺。弛牝虎充市。以觀其驚駭。至湯而不然。夷競而積粟。飢者食之。寒者衣之。不資者振之。天下歸湯若流水。此桀之所以失其天下也。桓公曰。桀使湯得爲是。其故何也。管子曰。女華者。桀之所愛也。湯事之以千金。曲逆者。桀之所善也。湯事之以千金。附趙標湯以至仁伐纁何必爲此是戰國陰謀之說非管子語也。內則有女華之陰。外則有曲逆之陽。

陰陽之議合。而得成其天子。此湯之陰謀也。

梅生曰。湯必不陰事女華。曲逆傾桀以成其

天子。此好事之誣。然自可爲君信嬖寵者之

戒。

桓公曰。輕重之數。國準之分。吾已得而聞之矣。請問用兵柰何。管子對曰。五戰而至於兵。桓公曰。此若言何謂也。管子對曰。請戰衡。戰準。戰流。戰權。戰勢。此所謂五戰而至於兵者也。桓公曰。善。

桓公欲賞死事之後曰吾國者衢處之國饋食

之都虎狼之所棲也今每戰輿死扶傷如孤荼

首之孫附趙標如字當作之字言與死扶傷之孤也荼首白首也仰俾戟之

寶附趙標寶字或是室字言持戟死事之害此三等人皆所當恤也吾無由與

之為之柰何管子對曰吾國之豪家遷封食邑

而居者君章之以物則物重不章以物則物輕

守之以物則物重不守以物則物輕故遷封倉

邑富商蓄賈積餘藏羨時蓄之家此吾國之豪

也故君請編素而就士室朝功臣世家遷封食

邑積餘藏羨時蓄之家曰城脆致衝無委致圍

天下有慮齊獨不與其謀子大夫有五穀菽粟

者勿敢左右請以平賈取之子與之定其券契

之齒金錕之數不得為侈弁焉困窮之民聞而

糴之釜錕無止遠通不推國粟之賈坐長而四

十倍君出四十倍之粟以振孤寡牧貧病視獨

老窮而無子者靡得相鬻而養之勿使赴於溝

澮之中若此則士爭前戰為顏行不偷而為用

輿死扶傷死者過半此何故也士非好戰而輕

死輕重之分使然也。桓公曰。皮幹筋角之徵甚重。重籍於民而費市之。皮幹筋角非爲國之數也。管子對曰。請以令高杠柴池。使東西不相睹。南北不相見。桓公曰。諾。行事期年而皮幹筋角之徵去。分民之籍去。分。桓公召管子而問曰。此何故也。管子對曰。杠池平之時。夫妻服簞。輕至百里。今高杠柴池。東西南北不相睹。天酸然雨。十人之力不能上。廣澤遇雨。十人之力不可得而恃。夫舍牛馬之力。

所無。因牛馬絕罷而相繼死其所者相望。皮幹筋角。徒予人而莫之取。牛馬之賈必坐長而百倍。天下聞之。必離其牛馬而歸齊。若流。故高杠柴池。所以致天下之牛馬。而損民之籍也。道若祕云。物之所生。不若其所聚。

桓公曰。弓弩多匡輟。

苦禮切。礙也。

者。而重籍於民。奉

繕工。而使弓弩多匡輟者。其故何也。管子對曰。

鵝鶩之舍近。鷓鴣鵠鮑

音保。

之通遠。鵠鷓之所在。

君請式壁而聘之。桓公曰。諾。行事期年而上無

闕者前無趨人。三月解弋弓弩無匡較者。召管子而問曰。此何故也。管子對曰。鵠鷓之所在。君式壁而聘之。菹澤之民聞之。越平而射遠。非十鈞之弩不能中。鷓雞鵠鷓。彼十鈞之弩不得。棗撒不能自正。故三月解弋而弓弩無匡較者。此何故也。以其家習其所也。

桓公曰。寡人欲籍於室屋。管子對曰。不可。是毀成也。欲籍於萬民。管子曰。不可。是隱情也。欲籍於六畜。管子對曰。不可。是殺生也。欲籍於樹木。

管子對曰。不可。是伐生也。然則寡人安籍而可。

管子對曰。君請籍於鬼神。桓公忽然作色曰。萬

民室屋六畜樹木且不可得籍。鬼神乃可得而

籍。夫管子對曰。厭宜乘勢。事之利得也。計議因

至。權事之囿大也。王者乘勢。聖人乘幼。與物皆宜。

桓公曰。行事柰何。管子對曰。昔堯之五吏。五官

無所食。君請立五厲之祭。祭堯之五吏。春獻蘭。

秋斂落原。魚以爲脯。鯢以爲殽。若此。則澤魚之

正。伯倍異日。則無屋粟邦布之籍。此之謂設之。

以祈祥。推之以禮義也。然則自足何求於民也。
桓公曰：天下之國莫彊於越。今寡人欲北舉事，孤
竹離枝，恐越人之至。爲此有道乎？管子對曰：君請
過原流，大夫立沼池，令以矩游爲樂，則越人安敢
至。桓公曰：行事柰何？管子對曰：請以令隱，三川立
員都，立大舟之都，大身之都，有深淵壘十仞。令曰：
能游者賜千金，未能用金千。齊民之游水不避吳
越。桓公終北舉事於孤竹離枝，越人果至，隱曲薈
以水齊。管子有扶身之士五萬人，以待戰於曲薈。

大敗越人，此之謂水豫。

梅生曰：前海王，因人之山海，假之名，有山海
不之國，此因國之無水曲。隱，教之爲利涉之民。
皆善相天下之機，而預握天下之權者，其實
桓公伐孤竹離枝，回無伐越事。

齊之北澤燒火。

獵而行火曰燒式照反

光照堂下。管子入

賀桓公曰：吾田野辟，農夫必有百倍之利矣。是
歲租稅九月而具，粟又美。桓公召管子而問曰：
此何故也？管子對曰：萬乘之國，千乘之國，不能

無薪而炊。今北澤燒莫之續。則是農夫得居裝。

而賣其薪。蕘大曰薪。小曰蕘。一束十倍。則春有以傳耜。

夏有以決芸。此租稅所以九月而具也。

桓公憂北郭民之貧。召管子而問曰。北郭者。盡

屨縷之毗也。以唐園為本利。為此有道乎。管子

對曰。請以令禁。百鍾之家。不得事鞮。千鍾之家。

不得為唐園。去市三百步者。不得樹葵菜。若此。

則空聞有以相給資。則北郭之毗。有所讎其手。

大搔之功。唐園之利。故有十倍之利。

管子曰。陰王之國有三。而齊與在焉。桓公曰。此若

言可得聞乎。管子對曰。楚有汝漢之黃金。而齊有

渠展之鹽。燕有遼東之煮。此陰王之國也。且楚之

有黃金。中齊有蓄石也。苟有操之不工。用之不善。

天下倪而是耳。使夷吾得居楚之黃金。吾能令農

毋耕而食。女毋織而衣。今齊有渠展之鹽。渠展齊地。沛水

所流入海之處。可煮鹽之所也。故曰渠展之鹽。請君伐菹薪。草枯曰菹。采居反。煮

沸火為鹽。正音征。而積之。桓公曰。諾。十月始正。至於

正月。成鹽三萬六千鍾。召管子而問曰。安用此鹽。

而可。管子對曰。孟春既至。農事且起。大夫無得繕

冢墓。理宮室。立臺榭。築牆垣。北海之衆。無得聚庸

庸功也。而煮鹽。北海之衆謂北海煮鹽之人本意禁

夫起欲人不知其機斯為權術若此。則鹽必坐長而十倍。桓公曰。

善。行事奈何。管子對曰。請以令糶之。梁趙宋衛濮

陽。彼盡饋食之也。國無鹽則腫。守圉之國。本國自無遠饋

而食圍與禦同用鹽獨甚。桓公曰。諾。乃以令使糶之。得成

金萬一千餘斤。桓公召管子而問曰。安用金而可。

管子對曰。請以令使賀獻出正籍者。必以金。金坐

長而百倍。運金之重以衡萬物。盡歸於君。故此所

謂用若挹於河海。若輸之給馬。此陰王之業。

草梅生曰。若國手奕棋。局局自新。不必一枰之

王為準。故於楚於燕於齊無所不可。能煮而又

不能善糶。買金而又能善衡。方為富國有道。

管子曰。萬乘之國。必有萬金之賈。千乘之國。必

有千金之賈。百乘之國。必有百金之賈。非君之

所賴也。君之所與。故為人君而不審其號令。則

中一國而二君。二王也。桓公曰。何謂一國而二

君二王管子對曰。今君之籍取以正。萬物之賈輕去其分。皆入於商賈。此中一國而二君二王也。故賈人乘其弊以守民之時。貧者失其財。是重貧也。農夫失其五穀。是重竭也。故爲人君而不能謹守其山林菹澤草萊。不可以立爲天下王。桓公曰。此若言何謂也。管子對曰。山林菹澤草萊者。薪蒸之所出。犧牲之所起也。故使民求之。使民藉之。因以給之。私愛之於民。若弟之與兄。子之與父也。然後可以通財交殷也。故請取

君之游財而邑里布積之。陽春蠶桑且至。請以給其口食。箇曲之彊。若此。則絀絲之籍去分而

斂矣。

附趙標謂蚕月君以遊財給民之養蚕者口食箇曲之用至蚕熟則去分絀絲以償

昔日遊財也

且四方之不至。六時制之。春日傳耜。次

日獲麥。次日薄芋。次日樹麻。次日絕菹。次日大雨且至。趣芸壅培。六時制之。臣給至於國都。善者鄉因其輕重。守其委廬。故事至而不妄。然後可以立爲天下王。管子曰。一農不耕。民或爲之飢。一女不織。民或

爲之寒。故事再其本。則無賣其子者。事三其本。則衣食足。事四其本。則正籍給。事五其本。則遠近通。死得藏。今事不能再其本。而上之求焉。無止。是使姦涂不可獨行。遺財不可拘止。隨之以法。則是下艾。民食三升。則鄉有正食而盜。食二升。則里有正食而盜。食一升。則家有正食而盜。今操不反之事。而食四十倍之粟。而求民之毋失。不可得矣。且君朝令而求夕具。有者出其財。無有者賣其衣履。農夫糶其五穀。三分賈而去。是君朝令一怒。布帛流越而之天下。君求焉而無止。民無以待之。走亡而棲山阜。持戈之士。顧不見親。家族失而不分。民走於中。而士遁於外。此不待戰而內敗。

管子曰。今爲國有地牧民者。務在四時。守在倉廩。國多財則遠者來。地辟舉則民畱處。倉廩實則知禮節。衣食足則知榮辱。今君躬犁墾田。耕發草土。得其穀矣。民人之食。有人若干步畝之數。然而有餓餒於衢閭者。何也。穀有所藏也。今

君鑄錢立幣。民通移人有百十之數。然而民有賣子者。何也。財有所并也。故爲人君不能散積聚。調高下。分并財。君雖彊本趣耕。發草立幣而無止。民猶若不足也。桓公問於管子曰。今欲調高下。分并財。散積聚。不然。則世且并兼而無止。蓄餘藏羨而不息。貧賤鰥寡獨老不與得焉。散之有道。分之有數乎。管子對曰。唯輕重之家。爲能散之耳。請以令輕重之家。桓公曰。諾。東車五乘。迎癸乙於周下原。桓公問四因。與癸乙管子

甯戚相與四坐。桓公曰。請問輕重之數。癸乙曰。重籍其民者。失其下。數欺諸侯者。無權與。管子差肩而問曰。吾不籍吾民。何以奉車革。不籍吾民。何以待鄰國。癸乙曰。唯好心爲可耳。夫好心則萬物通。萬物通則萬物運。萬物運則萬物賤。萬物賤則萬物可因。知萬物之可因而不因者。奪於天下。奪於天下者。國之大賊也。桓公曰。請問好心。萬物之可因。癸乙曰。有餘富。無餘乘者。責之卿諸侯。足其所。不賂其游者。責之令大夫。

若此則萬物通。萬物通則萬物運。萬物運則萬物賤。萬物賤則萬物可因矣。故知三準同筴者。能爲天下。不知三準之同筴者。不能爲天下。故申之以號令。抗之以徐疾也。民乎其歸我若流水。此輕重之數也。

桓公問於管子曰。今傳戟十萬。薪菜之靡。日虛十里之衍。頓戟一譟。而靡幣之用。日去千金之積。久之且何以待之。管子對曰。粟賈平四十。則金賈四千。粟賈釜四十。則鍾四百也。十鍾。四千

也。二十鍾者。爲八千也。金賈四千。則二金中八千也。然則一農之事。終歲耕百畝。百畝之收。不過二十鍾。一農之事。乃中二金之財耳。故粟重黃金輕。黃金重而粟輕。兩者不衡立。故善者重粟之賈。釜四百。則是鍾四千也。十鍾四萬。二十鍾者八萬。金賈四千。則是十金四萬也。二十金者爲八萬。故發號出令曰。一農之事。有二十金之筴。然則地非有廣狹。國非有貧富也。通於發號出令。審於輕重之數。然。

管子曰。湏然擊鼓。士忿怒。鎗然擊金。士帥然。笑
桐鼓從之。輿死扶傷。爭進而無止。口滿用。手滿
錢。附趙標用食用也。言勇於攻戰死而不顧者。爲有重祿而口滿食有重賞而手滿錢。動於利。非大父母之仇也。重祿重賞之所使也。故軒
冕立於朝。爵祿不隨。臣不爲忠。中軍行戰。委予
之賞不隨。士不死其列陳。然則是大臣執於朝。
而列陳之士執於賞也。故使父不得子。其子兄
不得弟。其弟妻不得有其夫。唯重祿重賞爲然
耳。故不遠道里。而能威絕域之民。不險山川。而

能服有恃之國。發若雷霆。動若風雨。獨出獨入。
莫之能圍。

桓公曰。四夷不服。恐其逆政。游於天下。而傷寡人。
寡人之行。爲此有道乎。管子對曰。吳越不朝。珠象
而以爲幣乎。發朝鮮不朝。請文皮。旣他臥切。服而落毛也。
以爲幣乎。禺氏不朝。請以白璧爲幣乎。崑崙之虛
不朝。請以璆琳琅玕爲幣乎。故夫握而不見於手。
含而不見於口。而辟千金者。珠也。然後八千里之
吳越。可得而朝也。一豹之皮。容金而金也。然後八

千里之發朝鮮。可得而朝也。懷而不見於抱挾。而不見於掖。而辟千金者。白璧也。然後八千里之禺氏。可得而朝也。簪珥而辟千金者。璆琳琅玕也。然後八千里之崑崙之虛。可得而朝也。故物無主事。無接。遠近無以相因。則四夷不得而朝矣。
其人梅生曰。管子用各國之幣。非貪四夷寶玩也。桓公所以通其貨於上國。令彼亦自珍其貨之奇。莫期於必達。且得以歸塗之便。載吾國之贏。亦招遠一策也。雖然。使管子當武王之時。承太

王王季文王之緒。德澤洽於天下。其招遠又
不止此。

輕重乙第八十一

輕重十四

桓公曰。天下之朝夕可定乎。管子對曰。終身不
定。
附趙標輕重篇猥瑣之極。是市人所不屑為者。謬妄甚矣。桓公曰。其不定

之說。可得聞乎。管子對曰。地之東西二萬八千里。南北二萬六千里。天子中而立國之四面。面
萬有餘里。民之入正籍者。亦萬有餘里。故有百

言餘卷一 凡書 卷一 五
倍之力而不至者。有十倍之力而不至者。有倪
而是者。則遠者疏。疾怨上。邊竟諸侯。受君之怨。
民與之爲善。缺然不朝。是天子塞其涂。熟穀者
去天下之可得而霸。附趙標疑有桓公曰。行事
柰何。管子對曰。請與之立壤。列天下之効。天子
中立。地方千里。兼霸之壤。三百有餘里。此諸侯
度百里。附趙標此負海子男者。度七十里。若此
則如臂之使臂。臂之使指也。然則小不能分於
民。推徐疾。羨不足。雖在下不爲君憂。夫海出涕

無止。山生金木。無息。草木以時生。器以時靡。幣
涕水之鹽以日消。終則有始。與天壤爭。是謂立
壤列也。

武王問於癸。度曰。賀獻不重。身不親於君。左右
不足友。不善於羣臣。故不欲收稽戶籍。而給左
右之用。爲之有道乎。癸度對曰。吾國者。衢處之
國也。遠結之所通。游客蓄商之所道。財物之所
遵。故苟入吾國之粟。因吾國之幣。然後載黃金
而出。故君請重。重而衡輕輕。運物而相因。則國

筴可成。故謹毋失其度。未與民可治。武王曰。行
事奈何。癸度曰。金出於汝漢之右衢。珠出於赤
野之末光。玉出於禺氏之崩山。此皆距周七千
八百餘里。其涂遠。其至阨。故先王度用於其重。
因以珠玉爲上幣。黃金爲中幣。刀布爲下幣。故
先王善高下中幣。制下上之用。而天下足矣。

桓公曰。

衡謂寡人曰。一農之事。必有一耜一鈹一鎌一
鑄一椎一錕。然後成爲農。一車。必有一斤一鋸。

一釭一鑽一鑿一鉢

奇休切

一軻。然後成爲車。

一女。必有一刀一錐一箴一鉢。

時橋切

然後成

爲女。

享按農女必筴用鐵議良是見海王

請以令斷山木。鼓山鐵。是可以毋籍而用足。管子
對曰。不可。今發徒隸而作之。則逃亡而不守。發民
則下疾怨上。邊竟有兵。則懷宿怨而不戰。未見山
鐵之利而內敗矣。故善者不如與民量其重。計其
贏。民得其十。君得其三。有襍之以輕重。守之以高
下。若此。則民疾作而爲上虜矣。

桓公曰。請問壤數。管子對曰。河壙諸侯畝鍾之國也。疇。側革切。山諸侯之國也。河壙諸侯常不勝山諸侯之國者。豫戒者也。桓公曰。此若言何謂也。管子對曰。夫河壙諸侯畝鍾之國也。故穀衆多而不理。固不得有。至於山諸侯之國。則斂蔬藏菜。此之謂豫戒。桓公曰。壤數盡於此乎。管子對曰。未也。昔狄諸侯畝鍾之國也。故粟十鍾而鎡金。程諸侯山諸侯之國也。故粟五釜而鎡金。故狄諸侯十鍾而不得傳戟。程諸侯五釜而得傳戟。十倍而不足。或五

分而有餘者。通於輕重高下之數。其入蠶盡而及國有十歲之蓄。而民食不足者。皆以其事業望君之祿也。君有山海之財。而民用不足者。皆以其事業交接於上者也。故租籍君之所宜得也。正籍者。君之所強求也。亡君廢其所宜得而斂其所強求。故下怨上而令不行。民奪之則怒。予之則喜。民情固然。先王知其然。故見予之所不見奪之理。故五穀粟米者。民之司命也。黃金刀布者。民之通貨也。先王善制其通貨以御其司

命。故民力可盡也。

享按見前國蓄

管子曰。泉雨五尺。其君必辱。食稱之國必亡。待五穀者衆也。故樹木之勝霜露者。不受令於天。家足其所者。不從聖人。故奪然後予。高然後下。喜然後怒。天下可舉。

桓公曰。強本節用。可以爲存乎。管子對曰。可以爲益愈。而未足以爲存也。昔者紀氏之國。強本節用者。其五穀豐滿。而不能理也。四流而歸於天下。若是。則紀氏其強本節用。適足以使其民穀盡。而不

能理。爲天下虜。是以其國亡。而身無所處。故可以益愈。而不足以爲存。故善爲國者。天下下我高。天下輕我重。天下多我寡。然後可以朝天下。

桓公曰。寡人欲毋殺一士。毋頓一戟。而辟方都二。爲之有道乎。管子對曰。涇水十二空。汶淵洙浩滿三之。於乃請以令使九月種麥。日至日穫。則時雨未下。而利農事矣。桓公曰。諾。令以九月種麥。日至而穫。量其艾一收之。積中方都二。故此所謂善因天時。辯於地利。而辟方都之道也。

管子入復桓公曰。終歲之租金。四萬二千金。請以一朝素賞軍士。桓公曰。諾。以令至鼓期於泰舟之野。期軍士。桓公乃卽壇而立。甯戚鮑叔隰朋易牙賓胥無。皆差肩而立。管子執枹而揖軍士曰。誰能陷陳破衆者。賜之百金。三問不對。有一人秉劔而前。問曰。幾何人之衆也。管子曰。千人之衆。千人之衆。臣能陷之。賜之百金。管子又曰。兵接弩張。誰能得卒長者。賜之百金。問曰。幾何人卒之長也。管子曰。千人之長。千人之長。臣

能得之。賜之百金。管子又曰。誰能聽旌旗之所指。而得執將首者。賜之千金。言能得者壘千人。賜之人千金。其餘言能外斬首者。賜之人十金。一朝素賞四萬二千金。廓然虛。桓公惕然太息曰。吾曷以識此。管子對曰。君勿患。且使外爲名於其內。鄉爲功於其親家。爲德於其妻子。若此。則士必爭名報德。無北之意矣。吾舉兵而攻破其軍。并其地。則非特四萬二千金之利也。五子曰。善。桓公曰。諾。乃誠大將曰。百人之長。必爲之。

言余... 卷之五
朝禮。千人之長。必拜而送之。降兩級。其有親戚者。必遺之酒四石。肉四鼎。其無親戚者。必遺其妻子酒三石。肉三鼎。行教半歲。父教其子。兄教其弟。妻諫其夫。曰。見其若此。其厚而不死。列陳可以反於鄉乎。桓公終舉兵攻萊。戰於莒。必市里。鼓旗未相望。衆少未相知。而萊人大道。故遂破其軍。兼其地。而虜其將。故未列地而封。未出金而賞。破萊軍。并其地。禽其君。此素賞之計也。桓公曰。曲防之戰。民多假貸而給上事者。寡人

欲爲之出賂。爲之柰何。管子對曰。請以令。令富商蓄賈。百符而一馬。無有者。取於公家。若此。則馬必坐長。而百倍其本矣。是公家之馬。不離其牧阜。而曲防之戰。賂足矣。

桓公問於管子曰。崇弟。蔣弟。丁惠之功。世吾歲。罔寡人。不得籍斗升焉。去菹菜。鹹鹵。斥澤山間。墾墾。不爲用之壤。寡人不得籍斗升焉。去一列稼。緣封十五里之原。強耕而自以爲落其民。寡人不得籍斗升焉。則是寡人之國。五分而不能

操其二是有萬乘之號而無千乘之用也以是

與天子提衡爭秩於諸侯提持也合眾弱以事一強者謂之衡秩次

也為之有道乎管子對曰唯籍於號令為可耳

桓公曰行事奈何管子對曰請以令發師置屯

籍農屯戍也發師置戍人有粟者則不行十鍾之家不行六斛四斗為鍾

百鍾之家不行千鍾之家不行行者不能百之

一十之十而困窮之數困丘倫反皆見於上矣

君案困窮之數令之曰國貧而用不足請以平

價取之子皆案困窮而不能挹損焉挹猶謂減其數君

直幣之輕重以決其數直猶當也謂決其積粟之數使無券

契之責分之曰券合之曰契責讀曰債使百姓皆稱貸於君則無契券之債則積

藏困窮之粟皆歸於君矣故九州無敵竟上無

患令曰罷師歸農無所用之

管子曰天下有兵則積藏之粟足以備其糧天下

無兵則以賜貧賸若此則菹菜鹹鹵斥澤山間墾

墾之壤無不發草此之謂籍於號令

梅生曰不論有兵無兵粟宜豫藏

管子曰滕魯之粟釜百則使吾國之粟釜千滕

魯之粟四流而歸我若下深谷者。非歲凶而民
飢也。辟之以號令。引之以徐疾。施平。其歸我若
流水。

桓公曰。吾欲殺正商賈之利。而益農夫之事。爲
此有道乎。管子對曰。粟重而萬物輕。粟輕而萬
物重。兩者不衡立。故殺正商賈之利。而益農夫
之事。則請重粟之價。金三百。若是。則田野大辟
而農夫勸其事矣。桓公曰。重之有道乎。管子對
曰。請以令與太夫城藏。使卿諸侯藏千鍾。令大

夫藏五百鍾。列大夫

列大夫中大夫

藏百鍾。富商蓄賈

藏五十鍾。內可以爲國委。外可以益農夫之事。

桓公曰。善。下令卿諸侯。令大夫城藏。農夫辟其

五穀。三倍其賈。則正商失其事。而農夫有百倍

之利矣。

桓公問於管子曰。衡有數乎。管子對曰。衡無數也。
衡者使物一高一下。不得常固。

桓公曰。然則衡數不可調耶。管子對曰。不可調。
調則澄。澄則常。常則高下不貳。高下不貳。則萬

物不可得而使固。桓公曰。然則何以守時。管子對曰。夫歲有四秋。而分有四時。故曰。農事且作。請以什伍農夫。賦耜鐵。此之謂春之秋。大夏且至。絲纊之所作。此之謂夏之秋。而大秋成。五穀之所會。此之謂秋之秋。大冬營室中。女事紡績緝縷之所作也。此之謂冬之秋。故歲有四秋。而分有四時。已有四者之序。發號出令。物之輕重相什而相伯。故物不得有常固。故曰。衡無數。

桓公曰。皮幹筋角。竹箭羽毛。齒革不足。爲此有道乎。管子曰。惟曲衡之數爲可耳。桓公曰。行事柰何。管子對曰。請以今爲諸侯之商賈立客舍。一乘者有食。三乘者有芻菽。五乘者有伍養。天下之商賈歸齊若流水。

輕重丙第八十二

逸

輕重丁第八十三

輕重十五

輕重十六

桓公曰。寡人欲西朝天子而賀獻不足。爲此有數

乎。管子對曰。請以今城陰里。城者築城也。陰里齊地也。使其牆

三重而門九襲。襲亦重也。欲其事密而人不知。又先託築城。因使玉人

刻石而爲壁。刻石刻其蓄石。尺者萬泉。八寸者八千。七寸

者七千。珪中丁仲反四千。瑗中五百。好倍肉。日瑗。璧之數

已具。管子西見天子曰。弊邑之君欲率諸侯而朝

先王之廟。觀於周室。請以今使天下諸侯朝先王

之廟。觀於周室者。不得以彤弓石壁。不以彤弓

石壁者。形弓朱弓也。非齊之所出。蓋不可獨言石壁兼以形弓者。猶藏其機。不得入

朝。天子許之曰。諾。號令於天下。天下諸侯載黃金

珠玉五穀文采布泉輸齊以收石壁。石壁流而之

天下。天下財物流而之齊。故國八歲而無籍。陰里

之謀也。

梅生曰。此陰謀也。瘠人以肥己。管子必不爾。

姑取其朝天子耳。

右石壁謀

桓公曰。天子之養不足。號令賦於天下。則不信

諸侯。爲此有道乎。管子對曰。江淮之間。有一茅

而三脊。毋至其本。名之曰菁茅。請使天子之吏環封而守之。夫天子則封於太山。禪於梁父。號令天下諸侯曰。諸從天子封於太山。禪於梁父者。必抱菁茅一束。以爲禪籍。不如今者。不得從天子。下諸侯載其黃金。爭秩而走。江淮之菁茅。坐長而十倍。其賈一束而百金。故天子三日卽位。天下之金。四流而歸周。若流水。故周天子七年。不求賀獻者。菁茅之謀也。

梅生曰。爲天子之養不足。以此號召天下。雖

譎而正矣。周天子實非嘗有封禪事。

右菁茅謀

桓公曰。寡人多務。今衡籍吾國之富商。蓄賈稱貸。家以利吾貧。萌農夫不失其本事。反此有道乎。管子對曰。惟反之以號令爲可耳。桓公曰。行事柰何。管子對曰。請使賓胥無馳而南。隰朋馳而北。甯戚馳而東。鮑叔馳而西。四子之行定。夷吾請號令。謂四子曰。子皆爲我君視四方。稱貸之間。其受息之氓。幾何千家。以報吾。鮑叔馳而

西。反報曰。西方之氓者。帶濟負河。菹澤之萌也。漁獵取薪蒸而爲食。其稱貸之家。多者千鍾。少者六七百鍾。其出之鍾也。一鍾。其受息之萌。九百餘家。賓胥無馳而南。反報曰。南方之萌者。山居谷處。登降之萌也。上斲輪軸。下采杼栗。田獵而爲食。其稱貸之家。多者千萬。少者六七百萬。其出之中。伯伍也。其受息之萌。八百餘家。甯戚馳而東。反報曰。東方之萌。帶山負海。若處上斷。福漁獵之萌也。治葛縷而爲食。其稱貸之家。丁

惠高國。多者五十鍾。少者三十鍾。其出之中。鍾五釜也。其受息之萌。八九百家。隰朋馳而北。反報曰。北方之萌者。衍處負海。煮泔爲鹽。梁濟取魚之萌也。薪食。其稱貸之家。多者千萬。少者六七百萬。其出之中。伯二十也。受息之氓。九百餘家。凡稱貸之家。出泉參千萬。出粟參數千萬鍾。受子息。民參萬家。四子已報。管子曰。不棄我君之有萌。中一國而五君之正也。然欲國之無貧。兵之無弱。安可得哉。桓公曰。爲此有道乎。管子

曰。惟反之以號令爲可。請以令賀獻者。皆以鑿枝蘭鼓。則必坐長什倍其本矣。君之棧臺之職。亦坐長什倍。請以令召稱貸之家。君因酌之酒。太宰行觴。桓公舉衣而問曰。寡人多務。令衡籍吾國。聞子之假貸吾貧萌。使有以終其上令。寡人有鑿枝蘭鼓。其賈中純萬泉也。願以爲吾貧萌決其子息之數。使無券契之責。稱貸之家。皆齊首而稽顙曰。君之憂萌至於此。請再拜以獻堂下。桓公曰。不可。子使吾萌春有以傳耜。夏有

以決芸。寡人之德子無所寵。若此而不受。寡人不得於心。故稱貸之家曰。皆再拜受。所出棧臺之職。未能參千純也。而決四方子息之數。使無券契之責。四方之萌聞之。父教其子。兄教其弟。曰。夫墾田發務。上之所急。可以無庶乎。君之憂我至於此。此之謂反準。

管子曰。昔者癸度居人之國。必四面望於天下。天下高亦高。天下高我獨下。必失其國於天下。桓公曰。此若言曷謂也。管子對曰。昔萊人善染

練苾之於萊純錙。綯綬之於萊亦純錙也。其周中十金。萊人知之。聞纂苾空周且斂馬作見於萊人操之。萊有推馬。是自萊失綦苾而反準於馬也。附趙標此不可解故可因者因之。乘者乘之。此因天下以制天下。此之謂國準。

桓公曰。齊西水潦而民飢。齊東豐庸而糶賤。庸用

也謂豐稔而足用欲以東之賤。被西之賢。為之有道乎。

管子對曰。今齊西之粟。釜五鍾百泉。則鑿二十

也。斗二升八合曰鑿。鳥侯反泉錢也。齊東之粟。釜十泉。則鑿二

錢也。請以令籍人三十泉。得以五穀救粟。決其

籍。若此。則齊西出三斗而決其籍。齊東出三釜

而決其籍。然則釜十之粟。皆實於倉廩。西之民

飢者得食。寒者得衣。無食者予之陳。無種者予

之新。若此。則東西之相被。遠近之準平矣。君下

令稅人三十錢。準以五穀。令齊西之人納三斗。

東之人納三釜。以賑西之人。則東西俱平矣。管

子曰。智用無窮。以區區之齊。一匡天下。本仁祖

義。成其霸業。所行權術。因機而發。非為常道。故

別篇云。徧行而不盡也。

桓公曰。衡數吾已得聞之矣。請問國準。管子對曰。孟春且至。溝瀆阮而不遂。谿谷報上之水。不安於藏。內毀室屋。壞牆垣。外傷田野。殘禾稼。故君謹守泉金之謝。物且爲之舉。大夏帷蓋衣幕之奉。不給。謹守泉布之謝。物且爲之舉。大秋甲兵求繕。弓弩求弦。謹絲麻之謝。物且爲之舉。大冬任甲兵。糧食不給。黃金之賞不足。謹守五穀黃金之謝。物且爲之舉。已守其謝。富商蓄賈不

得如故。此之謂國準。

龍鬪於馬。謂之陽。牛山之陰。管子入復於桓公曰。天使使者臨君之郊。請使大夫初飭左右。玄服天之使者乎。天下聞之曰。神哉齊桓公。天使使者臨其郊。不待舉兵而朝者。八諸侯。此乘天威而動天下之道也。故智者役使鬼神。而愚者信之。

桓公終神。管子入復桓公曰。地重投之哉。兆。

按享

爾雅哉

始也。國有慟。風重投之哉。兆。國有槍星。其君

必辱。國有彗星。必有流血浮丘之戰。彗之所出。必服天下之仇。今彗星見於齊之分。請以令朝功臣世家。號令於國中曰。彗星出。寡人恐服天下之仇。請有五穀收粟。布帛文采者。皆勿敢左右。國且有大事。請以平賈取之。功臣之家。人民百姓。皆獻其穀菽粟泉金。歸其財物以佐君之大事。此謂乘天嗇而求民鄰財之道也。

桓公曰。大夫多并其財而不出。腐朽五穀而不散。管子對曰。請以令召城陽大夫而請之。桓公

曰。何哉。管子對曰。城陽大夫嬖寵被絺綌。鵝鶩

含餘糝。

附趙標糝一作林

齊鍾鼓之聲。吹笙篪。同姓不

入。伯叔父母。遠近兄弟。皆寒而不得衣。飢而不

得食。子欲盡忠於寡人。能乎。故子毋復見寡人。

滅其位。杜其門而不出。功臣之家。皆爭發其積

藏。出其資財。以予其遠近兄弟。以爲未足。又收

國中之貧病孤獨老不能自食之萌。皆與得焉。

故桓公推仁立義。功臣之家。兄弟相戚。骨肉相

親。國無飢民。此之謂繆數。

桓公曰。崢丘之戰。崢丘地名未聞說即葵丘民多稱貸負子

息以給上之急。度上之求。寡人欲復業產。業產者本

業也此何以洽。洽通也言百姓為戎事失其本管

子對曰。惟繆數為可耳。繆讀曰謬假此術以陳其事也桓公曰。

諾。令左右州曰。表稱貸之家。旌表也皆聖白其門

而高其閭。亦所以貴重之州通之師執折筭曰。君且使

使者。桓公使八使者。式壁而聘之。以給鹽菜之

用。令使者者賚石壁而與仍存問之謙言鹽菜之用稱貸之家。皆齊首稽

顙而問曰。何以得此也。使者曰。君令曰。寡人聞

之詩曰。愷悌君子。民之父母也。寡人有崢丘之

戰。吾聞子假貸吾貧萌。使有以給寡人之急。度

寡人之求。使吾萌春有以傳耜。夏有以決芸。而

給上事。子之力也。是以式壁而聘子。以給鹽菜

之用。故子中民之父母也。稱貸之家。皆折其券

而削其書。舊執之券皆折毀之所書之債皆消除之不用發其積藏。出

其財物以賑貧病。分其故貨。故國中大給。崢丘

之謀也。此之謂繆數。享按此亦詭計不可復也桓公無崢丘之戰

桓公曰。四郊之民貧。商賈之民富。寡人欲殺商

賈之民以益四郊之民爲之奈何管子對曰請以令決瓠洛之水通之杭莊之間桓公曰諾行令未能一歲而郊之民殷然益富商賈之民廓然益貧桓公召管子而問曰此其故何也管子對曰決瓠洛之水通之杭莊之間則屠酤之汁肥流水則蟲虻巨雄翡燕小鳥皆歸之宜昏飲此水上之樂也賈人蓄物而賣爲籬買爲取市未央畢而委舍其守列投蟲虻巨雄新冠五尺請挾彈懷丸游水上彈翡燕小鳥被於暮故賤

賣而賚買四郊之民賣賤何爲不富哉商賈之人何爲不貧乎桓公曰善

桓公曰五衢之民衰然多衣弊而屨穿寡人欲使帛布絲纊之賈賤爲之有道乎管子曰請以令沐浴旁之樹枝使無尺寸之陰桓公曰諾行管子而問曰此其何故也管子對曰塗旁之樹未沐之時五衢之民男女相好往來之市者罷市相賭樹下談語終日不歸男女當壯扶輦推

與相睹樹下。戲笑超距。終日不歸。父兄相睹樹下。論議玄語。終日不歸。是以田不發。五穀不播。麻桑不種。繭縷不治。內嚴一家而三不歸。則帛布絲纊之賈。安得不賈。桓公曰。善。

桓公曰。糶賤。寡人恐五穀之歸於諸侯。寡人欲為

百姓萬民藏之。為此有道乎。管子曰。今者夷吾過

市。有新成困京者。二家。大困曰京。君請式壁而聘之。

也。壁石壁也。聘問也。賜之以壁。仍存問之。桓公曰。諾。行令半歲。萬民間

之。舍其作業。而為困京。以藏菽粟五穀者。過半。桓

公問管子曰。此其何故也。管子曰。成困京者。二家。

君。式壁而聘之。名顯於國中。國中莫不聞。是民上

則無功。顯名於百姓也。功立而名成。下則實其困

京。上以給上為君。一舉而名實俱在也。民何為也。

桓公問管子曰。請問王數之守。終始可得聞乎。管

子曰。正月之朝。穀始也。日至百日。黍稷之始也。九

月斂實。平麥之始也。

管子問於桓公。敢問齊方于幾何里。桓公曰。方

五百里。管子曰。陰雍長城之地。其於齊國三分

之一。非穀之所生也。泮龍夏。

附趙標泮一本作池

其於齊

國四分之二也。朝夕外之所墾齊地者五分之二。

一。非穀之所生也。然則吾非託食之主耶。桓公

遽然起曰。然則為之奈何。管子對曰。動之以言。

潰之以辭。可以為國基。且君幣籍而務。則賈人

獨操國趣。君穀籍而務。則農人獨操國固。君動

言操辭。左右之流。君獨因之。物之始。吾已見之

矣。物之終。吾已見之矣。物之賈。吾已見之矣。管

子曰。長城之陽魯也。長城之陰齊也。三敗殺君

二重臣。定社稷者。吾此皆以孤突之地封者也。

故山地者山也。水地者澤也。薪芻之所生者斥

也。公曰。託食之主。及吾地亦有道乎。管子對曰。

守其三原。公曰。何謂三原。管子對曰。君守布。則

籍於麻。十倍其賈。布五十倍其賈。此數也。君以

織籍籍於系。未為系籍。系撫織。再十倍其賈。如

此則云五穀之籍。

附趙標云疑當作去

是故籍於布則撫

之系。籍於穀則撫之山。籍於六畜則撫之術。籍

於物之終始。而善御以言。公曰。善。

管子曰。以國一籍。臣右守布萬兩。而右麻籍四十倍其賈。術布五十倍其賈。公以重布決諸侯賈。如此而有二十齊之故。附趙標一本是故輕軼於賈穀制畜者。則物軼於四時之輔。善為國者。守其國之財。湯之以高下。注之以徐疾。一可。以為百。未嘗籍求於民。而使用若河海。終則有始。此謂守物而御天下也。公曰。然則無可以為有乎。貧可以為富乎。管子對曰。物之生。未有刑。附趙標刑而王。霸立其功焉。是故以人求人。則作形是

人重矣。以數求物。則物重矣。公曰。此若言何謂也。管子對曰。舉國而一。則無貲。舉國而十。則有百。然則吾將以徐疾御之。若左之授右。若右之授左。是以外內不踈。終身無咎。王霸之不求於人。而求之終始四時之高下。今之徐疾而已矣。源泉有竭。鬼神有歇。守物之終始。身不竭。此謂源究。

輕重戊第八十四

輕重十七

桓公問於管子曰。輕重安施。管子對曰。自理國處戲以來。未有不以輕重而能成其王者也。公曰。何謂。管子對曰。處戲作造六峯以迎陰陽。作九九之數以合天道。而天下化之。神農作樹五穀。淇山之陽。九州之民。乃知穀食。而天下化之。黃帝作鑿鑿。生火以熟葷臊。民食之。無茲腴之病。而天下化之。黃帝之王。童山竭澤。有虞之王。燒曾藪。斬羣害。以爲民利。封土爲社。置木爲閭。始民知禮也。當是其時。民無愠惡不服。而天下化之。夏人之王。外鑿二。十。蠶。鞅。十七。湛。疏。三江。鑿。五湖。道。四。涇。之。水。以。商。九。州。之。高。以。治。九。藪。民。乃。知。城。郭。門。閭。室。屋。之。築。而。天。下。化。之。殷。人。之。王。立。帛。牢。服。牛。馬。以。爲。民。利。而。天。下。化。之。周。人。之。王。循。六。峯。合。陰。陽。而。天。下。化。之。公。曰。然。則。當。世。之。王。者。何。行。而。可。管。子。對。曰。并。用。而。毋。俱。盡。也。公。曰。何。謂。管。子。對。曰。帝。王。之。道。備。矣。不。可。加。也。公。其。行。義。而。已。矣。公。曰。其。行。義。柰。何。管。子。對。曰。天。子。幼。弱。諸。侯。亢。強。聘。享。不。上。公。其。弱。強。繼。絕。率。諸。侯。以。起。周。室。之。祀。公。曰。善。

梅生曰。起周室之祀。乃管子本意。以後困魯

梁萊莒楚代衡山。不過一術。諸國何若是愚

齊又何是術之必行也。甚矣術淺而書偽也。

桓公曰。魯梁之於齊也。千穀也。附趙標千。一本作子。蠶螿

也。齒之有脣也。魯梁二國常為齊患也。今吾

欲下魯梁。何行而可。管子對曰。魯梁之民俗為

綈。徒奚反。緝之厚者謂之綈。公服綈。令左右服之。民從而服

之。公因令齊勿敢為。必仰於魯梁。則是魯梁釋

其農事而作綈矣。桓公曰。諾。即為服於泰山之

陽。魯梁二國在泰山之南。故為服於此。近其境也。欲魯梁人速知之。十日而服

之。管子告魯梁之賈人曰。子為我致綈千匹。賜

子金三百斤。什至而金三千斤。則是魯梁不賦

於民財用足也。魯梁之君聞之。則教其民為綈。

十三月而管子令人之魯梁。魯梁郭中之民道

路揚塵。十步不相見。縵綈而踵相隨。縵。綈謂連續也。縵息

列反。縵丘喬反。車轂鬻騎。連伍而行。鬻。鬻也。士角反。言其車轂往來相齧

而騎東西連而管子曰。魯梁可下矣。公曰。柰何。

管子對曰。公宜服帛。率民去綈。閉關。毋與魯梁

通使。公曰諾。後十月。管子令人之魯梁。魯梁之

民餓餒相及。相及猶相繼也。應聲之正。無以給上。應聲之正

謂急速之賦正音征魯梁之君。即令其民去綈修農穀。不

可以三月而得。魯梁之人糴十百。穀斗千錢齊糴十

錢。穀斗十錢二十四月。魯梁之民歸齊者。十分之六。

三年。魯梁之君請服。

桓公問於管子曰。民飢而無食。寒而無衣。應聲

之正。無以給上。室屋漏而不居。牆垣壞而不築。

為之奈何。管子對曰。沐涂樹之枝也。桓公曰。諾。

令謂左右伯沐涂樹之枝。左右伯受沐涂樹之

枝。闊其年。民被白布。清中而濁。應聲之正。有以

給上。室屋漏者得居。牆垣壞者得築。公召管子

問曰。此何故也。管子對曰。齊者。夷萊之國也。一

樹而百乘息其下者。以其不埶也。眾鳥居其上。

丁壯者。胡丸操彈居其下。終日不歸。父老樹枝

而論。終日不歸。歸市亦惰。倪終日不歸。今吾沐

涂樹之枝。日中無尺寸之陰。出入者長時。行者

疾走。父老歸而治生。丁壯者歸而薄業。彼臣歸

其三不歸。此以鄉不資也。

桓公問於管子曰。萊莒與柴田相并。爲之奈何。管子對曰。萊莒之山生柴。君其率白徒之卒。鑄莊山之金以爲幣。重萊之柴賈。萊君聞之。告左右曰。金幣者。人之所重也。柴者。吾國之奇出也。以吾國之奇出。盡齊之重寶。則齊可并也。萊卽釋其耕農而治柴。管子卽令隰朋反農。二年。桓公止柴。萊莒之糴三百七十。齊糴十錢。萊莒之民降齊者。十分之七。二十八月。萊莒之君請服。

桓公問於管子曰。楚者。山東之強國也。其人民習戰鬪之道。舉兵伐之。恐力不能過。兵弊於楚。功不成於周。爲之奈何。管子對曰。卽以戰鬪之道與之矣。公曰。何謂也。管子對曰。公賚買其鹿。桓公卽爲百里之城。使人之楚買生鹿。楚生鹿當一而八萬。管子卽令桓公與民通輕重。藏穀什之六。令左司馬伯公將白徒而鑄錢於莊山。令中大夫王邑載錢二千萬。求生鹿於楚。

附趙標此

策最謬。悠不可欺。三尺童子。輕重篇中說多類此。其爲贗書無疑。

楚王聞之。告

其相曰彼金錢人之所重也國之所以存明王之所以賞有功禽獸者羣害也明王之所棄逐也今齊以其重寶賈買吾羣害則是楚之福也天且以齊私楚也子告吾民急求生鹿以盡齊之寶楚民卽釋其耕農而田鹿管子告楚之賈人曰子爲我致生鹿二十賜子金百斤什至而金千斤也則是楚不賦於民而財用足也楚之男子居外女子居涂附趙標一本涂上有內字隰朋教民藏粟五倍楚以生鹿藏錢五倍管子曰楚可下矣

公曰柰何管子對曰楚錢五倍其君且自得而修穀錢五倍是楚強也桓公曰諾因令人閉關不與楚通使楚王果自得而修穀穀不可三月而得也楚糴四百齊因令人載粟處芊之南楚人降齊者十分之四三年而楚服

桓公問於管子曰代國之出何有管子對曰代之出狐白之皮公其賚買之管子曰附劉補疑衍此三字

狐白應陰陽之變六月而壹見公賚買之代人忘其難得喜其賚買必相率而求之則是齊金

錢不必出。代民必去其本而居山林之中。離枝聞之。必侵其北。離枝侵其北。代必歸於齊。公因令齊載金錢而往。桓公曰。諾。卽令中大夫王師北。將人徒載金錢之代谷之上。求狐白之皮。代王聞之。卽告其相曰。代之所以弱於離枝者。以無金錢也。今齊乃以金錢求狐白之皮。是代之福也。子急令民求狐白之皮。以致齊之幣。寡人將以來離枝之民。代人果去其本。處山林之中。求狐白之皮。三四月而不得。一離枝聞之。則侵其北。代王聞之大恐。則將其士卒葆於代谷之上。離枝遂侵其北。王卽將其士卒願以下齊。齊未亡一錢幣。修使三年而代服。

桓公問於管子曰。吾欲制衡山之術。爲之柰何。管子對曰。公其令人賈買衡山之械器而賣之。燕代必從公而買之。秦趙聞之。必與公爭之。衡山之械器必倍其賈。天下爭之。衡山械器必什倍以上。公曰。諾。因令人之衡山求買械器。不敢辯其賈賈。齊修械器於衡山十月。燕代聞之。果

令人之衡山求買械器。燕代修三月。秦國聞之。果令人之衡山求買械器。衡山之君告其相曰。天下爭吾械器。令其買再什以上。衡山之民釋其本。修械器之巧。齊卽令隰朋漕粟於趙。趙糴十五。隰朋取之石五十。天下聞之。載粟而之齊。齊修械器十七月。修糴五月。卽閉關不與衡山通使。燕代秦趙。卽引其使而歸。衡山械器盡。魯削衡山之南。齊削衡山之北。內自量無械器。以應二敵。卽奉國而歸齊矣。

輕重已第八十五

輕重十八

清神生心。心生規。規生矩。矩生方。方生正。正生曆。曆生四時。四時生萬物。聖人因而理之。道徧矣。

以冬至始數四十六日。冬盡而春始。天子東出其國四十六里而壇。服青而纁青。搢玉總帶玉監。朝諸侯卿大夫列士。循於百姓。號曰祭日。犧牲以魚。發號出令曰。生而勿殺。賞而勿罰。罪獄勿斷。以待期年。教民樵室鑽鑿。墜竈泄井。所以壽民也。耜

未耨。懷銘。

附趙標銘之

附趙標銘辭

又搯權渠

緇練。

附趙標緇練音魂縫也

所以御春夏之事也。必具。教民為

酒食。所以為孝敬也。民生而無父母。謂之孤子。無

妻無子。謂之老鰥。無夫無子。謂之老寡。此三人者。

皆就官而眾可事者。不可事者食。如言而勿遺。多

者為功。寡者為罪。是以路無行乞者也。路有行乞

者。則相之罪也。天子之春令也。

以冬至始數九十二日。謂之春至。天子東出其

國九十二里而壇。朝諸侯卿大夫列士。循於百姓。

號曰祭星。十日之內。室無處女。路無行人。苟不樹

藝者。謂之賊人。下作之地。上作之天。謂之不服之

民。處里為下陳。處師為下通。謂之役夫。三不樹而

主使之。天子之春令也。

以春日。至始數四十六日。春盡而夏始。天子服黃

而靜處。朝諸侯卿大夫列士。循於百姓。發號出令

曰。毋聚大眾。毋行大火。毋斷大木。毋誅大臣。毋斬

大山。毋戮大衍。滅三大而國有害也。天子之夏禁

也。

以春日。至始數九十二日。謂之夏至。而麥熟。天子祀於太宗。其盛以麥。麥者穀之始也。宗者族之始也。同族者人。殊族者處。皆齊大牲。出祭王母。天子之所以主始而忌諱也。

以夏日。至始數四十六日。夏盡而秋始。而黍熟。天子祀於太祖。其盛以黍。黍者穀之美者也。祖者國之重者也。大功者太祖。小功者小祖。無功者無祖。無功者皆稱其位。而立沃有功者。附趙標沃一本作法觀於外祖者。所以功祭也。非所以戚祭也。天子之所以

異賚賤而賞有功也。

以夏日。至始數九十二日。謂之秋至。秋至而禾熟。天子祀於太心。西出其國百三十八里。而壇服白而纓白。搢玉總。帶錫監。吹埴篴之風。鑿動金石之音。朝諸侯卿大夫。列士。循於百姓。號曰祭月。犧牲以彘。發號出。今日罰而勿賞。奪而勿予。罪獄誅而勿生。終歲之罪。毋有所赦。作衍牛馬之實在野者。王天子之秋計也。

以秋日至。始數四十六日。秋盡而冬始。天子服黑

統黑而靜處。朝諸侯卿大夫列士。循於百姓。發號
出。今日毋行大火。毋斬大山。毋塞大水。毋犯天之
隆。天子之冬禁也。

以秋日至始數九十二日。天子北出九十二里而
壇。服黑而統黑。朝諸侯卿大夫列士。號曰發繇。趣
山人斷伐具械器。趣菹人薪藿葦。足蓄積。三月之
後。皆以其所有。易其所無。謂之大通。三月之蓄。凡
在趣耕而不耕。民以不令。不耕之害也。宜芸而不
芸。百草皆存。民以僅存。不芸之害也。宜穫而不穫。

風雨將作。五穀以削。士民零落。不穫之害也。宜藏
而不藏。霧氣陽陽。宜死者生。宜蟄者鳴。不藏之害
也。張耜當弩。鈹耨當劍戟。穫渠當脅鞞。蓑笠當楫
櫓。故耕械具。則戰械備矣。字按採疑
楯字誤

梅生曰。此篇意多重前。亦有補所未備處。

輕重庚第八十六

逸

齊重典策八十六

論士曰此篇意多重而亦未盡

論姑昧其具

也非昧嘗... 論其當論

而不... 論其當論

風雨... 論其當論

詮敘管子成書後序

管子奇書也然多襍稷下諸大夫談

天炙轂無所用其詭而善託焉不可

知抑時隱君子為仲父客如魏公子

兵法公子從而名之亦不可知顧以

彼天下才豈其椎魯寡文而太公金

言余嘗一房言一後序
匱玉版或亦有秘藏而授之者不然
以子房之稗俠尚有圯上老人予書
也一匡九合何謝于襍霸帝者師而
無所傳受鑿空自見哉今其書具在
如太史公稱述牧民山高乘馬輕重
九府詳哉其言之也九府出自太公

已為漏逸四維國頌士經四順齟齬
乎王者之遺矣山高奇古自非傳會
所恍惚乘馬諸篇互有雅俗至輕重
鄙態畢露孔穎達所云後人所加是
也黃氏日抄以為不出一人之手此
自通論顧謂之影附道家則未為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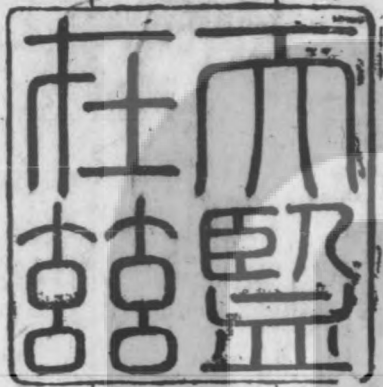
言彼白心內業非真有悟河雒之奧
豈能知祥於鬼者義於人濟於舟者
和於水哉守一棄苛大心而敢是謂
雲氣意行似天則柱下漆園不過是
耳洋洋大國之風太公揚之仲父噓
之比擬固未易也世人目論且又耳

食不曰管晏則曰管樂嗟乎冤哉孔
夫子譏其器小借言之以諷當時僭
侈者流自非本意故曰如其仁如其
仁有以也漢志近古系之道家而隋
唐必列之法家之首遂與申韓儼則
亦淺矣房司空所故大率蕪陋以為

言余序二成書
後序
尹博士者，僂是邇宣城梅生，宿有管
癖，乃裒註而質于予。予偶見其勤渠，
聊命劂人以布于通都大邑，殆猶登
春山而檢玉策，具隻眼者自能得其
璠璣，即枝斯寸寸，可以連城詎珉珉
之所能溷哉！不然，秦劫之灰，縑竹幾

盡篆隸之變，奚止三易魯魚，帝虛不
可勝詫，脫簡殘文，且未易辨。况龐複
之餘耶！今四方號號，政無仲父其人，
可以南膺北伐，寧不再靳微管之歎，
乎治人如治水，潦用人如用草木，是
今茲對證之藥，故為拈出之願，與諸

言余命二成書一
士大夫各寘座右抑又草廬抱膝人
所須予獨取其有匡時之意未遑論
及文膏墨瀋也
天啓乙丑十月丁酉
巡按直隸監察御史膠東賈毓祥書
于姑孰署內之大觀亭



言餘卷二成書後序

詮敘管子成書後序



